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689
15 Augst 1996

CHINESE

第三六八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6年8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艾特尔先生

成员国: 博茨瓦纳

智利

中国

埃及

法国

几内亚比绍

洪都拉斯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波兰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德国)

恩科格维先生

索马维亚先生

秦华孙先生

埃拉拉比先生

拉德苏先生

洛佩斯·卡布拉尔先生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富尔奇先生

马图谢夫斯基先生

朴先生

费多托夫先生

约翰·韦斯顿爵士

英德弗思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10时4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维持和平框架内的排雷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根廷、澳大利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乌克兰和乌拉圭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该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经安理会同意后,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拉米雷斯女士(阿根廷)、米勒女士(澳大利亚)、米西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福勒先生(加拿大)、隆多尼奥-帕雷迪斯先生(哥伦比亚)、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纳通过先生(匈牙利)、沙阿先生(印度)、塔赫特-拉万奇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坎贝尔先生(爱尔兰)、高桥先生(日本)、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基廷先生(新西兰)、比尔切斯·阿舍尔先生(尼加拉瓜)、霍尔特先生(挪威)、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德瑟里加·史密斯女士(巴拿马)、博哈耶夫斯基先生(乌克兰)和贝尼特斯-萨恩斯先生(乌拉圭)在安理会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邀请瑞士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毛雷尔先生(瑞士)在安理会厅侧为其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协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联合国代表团彼得·金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联合国维持和平框架内的排雷问题”。安全理事会是根据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1996/621,它载有1996年7月24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谨请全体发言人遵守最新商定的作法,即为了节省时间,应免去对安理会主席的祝词。本着同一精神,7月份安理会主席也谦容地表示对前任主席的赞词也可免去。

富尔奇先生(意大利):首先,请允许我对尊敬的爱尔兰常驻代表,约翰·坎贝尔大使即将以欧洲联盟主席的身份所作的发言表示完全的赞同。

在联合国三分之一的会员国内,约有一亿以上的地雷布满在村庄、田野和道路上。每天都有66人被这种致命的武器所杀害、致残或变得遍体鳞伤:这不是战争,而是野蛮的行为,不是自卫,而是复仇。这一武器的主要受害者是无辜的平民、手无寸铁的人和儿童。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伤武器所造成的经济上的破坏以及感情上和身体上的严重残害往往阻碍了和解、和平进程、重建和难民的融合。杀伤地雷的扩散威胁了区域的稳定、安全和发展。这明显地表示出国际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

许多善意和有眼光的男男女女在过去就为反对这种罪行进行奋斗。其中之一是美国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派垂克·里埃。我在此谨向他表示敬意。他多次来到这里说服大使们和代表们,向他们说明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进行排雷和制止地雷的生产和出口。自此以后,反对这种威胁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

意大利愿意挺身而出强调表明,世界各国有必要停止制造和出口地雷。早在

1993年12月,我国就参加了暂停出口杀伤地雷的努力,1994年初,意大利完全停止了地雷的生产。作为欧洲联盟的一员,我们积极促进了1995年的联合行动,作为今年第一期的欧盟主席,我国还对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审议会议进行了捐款,作为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步。

正因为如此,意大利支持将该协议扩展到各个类型的冲突中去,我们相信为了从各方面贯彻协议,有必要建立有效而有约束力的机制。

主席先生,我谨提请您注意第A/49/275(1994年11月2日)号文件和第A/51/139(1996年5月20日)号文件,其中提到意大利的国家立场(以及我国担任欧盟主席期间欧盟的立场)。

正如安理会主席在会议开始所提到的,今天的辩论正确地集中在与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排雷问题上。秘书长强调了两大目标:首先,为维持和平部队及其人员提供安全的环境;其次,执行巨大的排雷方案,作为实施更广泛的授权--如选举和行动自由--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地雷是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的最重要的危险。已经有273名维持和平人员成为杀伤地雷的牺牲者;其中60人丧失了生命,213人受伤。为防止这种伤亡,我们不仅需要更加精良的设备,而更重要的是,加强着重于探测、认明和报告的训练。

柬埔寨、莫桑比克、阿富汗、萨尔瓦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经验告诉我们,特别是在排雷活动中,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紧密地配合。应该给予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行动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人道事务部)更多的拨款以从事排雷方案。

人道事务部已经设想了排雷的准备能力,但是准备模式应该也应用于维持和平活动。意大利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方案,做出了努力,而且为埃及、巴基斯坦和科威特的人员组织了训练课程。国际劳工组织也为阿富汗的训练人员组织了课程。我们认为这是都灵的工作人员学院可以从事的有价值的方案的一个范例。

国际社会用于排雷的拨款也属于冲突后的维持和平活动。我们已经向安哥拉的

信托基金认捐了60多万美元的捐款,并通过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和合作办事处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莫桑比克认捐了110万美元。意大利还对欧洲联盟对安哥拉、莫桑比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的资助提供了大量的捐款。请相信我,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领域的确是应得到优先考虑的。

排雷对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具有关键的意义,因此必须继续成为安理会的优先问题。

因德弗思先生(美国):地雷的蔓延是国际社会今天和明天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除了每年夺去了数以千计的平民生命--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受伤--之外,地雷还使重要的国际维持和平活动和人道主义救济行动无法工作。

尽管美国和今天在座的许多国家作出了努力,杀伤地雷的问题却日益严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每年在世界范围的冲突中所布放的地雷远远超过排雷人员所排除的地雷。我们估计,在64个国家中,共布有一亿一千万枚地雷,使它们严重地受到世界地雷危机的影响。其中半数以上的地雷(大约6500万)是1978年以后布放的。

这些地雷在冲突早已停息后仍然保持杀伤力和有效力,每周杀伤约500人,大多是无辜的平民--每年约26 000人。

地雷的扩散及滥用所造成的负担无从估计。过去几年中,地雷问题的性质有了显著的改变。地雷变成了许多政府和反叛团体青睐的武器:它们造价小、制造和使用容易、难以探测、且排除费钱又危险。它们被用来作为对付平民百姓的恐怖武器,制造恐惧、阻碍难民回返、破坏经济重建,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将要商讨的,妨碍维持和平行动。

地雷在世界各地是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障碍。地雷常常是维持和平人员面临的重大生命危险。冲突各方经常用地雷来阻止和平进程,有效地阻碍人和资源的流动。

现在让我着重谈谈地雷直接妨碍维持和平行动的三个例子。

第一,在波斯尼亚,一个约有200至300万颗地雷的国家,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

自1992年以来,有200多人遭受地雷的杀伤,其中20人死亡。波斯尼亚与世界上埋雷最多的国家--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莫桑比克--并驾齐驱。波斯尼亚地雷区的不确定使该国很大部分地区成为民用禁地。维持和平人员必须把扫雷作为他们使命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分散了其它指定任务的少有资源。地雷妨碍联合国的巡逻且耽误或阻止了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执行部队(北约执行部队)同样是受害者之一。迄今为止,北约执行部队人员已经遭遇47起地雷事件,结果是55人伤亡,其中10人死亡、45人受伤。北约执行部队中第一个美国伤亡者就是地雷的受害者。

第二,在安哥拉,7月27日,当他们的卡车碰上一颗地雷时,两名津巴布韦维持和平人员被炸死,四名被炸伤。这些维持和平人员在参加开设一个安盟营地后正从隆达北省返回。涉及更广的是,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安核查团)的部署被延误了几个月,因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不得不为大部分人马维持主要的扎营和巡逻基地的安全。

安哥拉因为地雷构成的威胁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0 000人截肢,30万难民,还有1 000多万未爆炸的地雷。维持和平费用以外,当安哥拉人试图排雷修复他们的社会时,给安哥拉带来的人道主义和社会费用将是惊人的。即使冲突已经解决,地雷继续产生悲惨后果;它们很可能是安哥拉几十年争斗的最终、最悲惨的遗产。我们对安哥拉政府和安盟双方都同意着手销毁它们的地雷库存这一事实表示欢迎。

第三,在格鲁吉亚,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实际上已经举步不前。联格观察团受权通过观察和巡逻来监督和核查格鲁吉亚的冲突停火。但联格观察团因地雷的威胁而不能在最紧要的区域巡逻。3月9日,一辆联格观察团巡逻车在加利地带行驶触到一颗反坦克雷,立即炸死驾驶员--一位从孟加拉国来的军事观察家。车上的其他人--一位匈牙利的军事观察家和一位地方翻译--也被炸伤。其它地雷事件在惊险中幸免。地雷也炸死地方平民及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维持和平部队成员。

我们不知道是谁在埋雷地,但清楚的是他们属于希望冲突与死亡而不希望和平解决的那种人。《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定派遣的特派团,比如联格观察团,是非武装的,他们的安全依赖各派的诚意。联合国尽管资源有限,正采取步骤以极大代价抵抗地雷威胁。

但干扰联格观察团和独联体的维持和平努力的地雷仅仅只是事态的一小部分。地雷也埋在威胁平民和阻止和平经济活动的地区。但人道主义排雷在冲突完全解决前则不能开始。我们鼓励政治事务部(政事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人道事务部)以及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其它邻国人为他们开始另一项排雷工作作好规划。

很通常的情况是,争斗者在一场冲突结束后自己不排除地雷。这些地雷留给平民百姓与维持和平人员来对付。尽管国际法现在要求在国内和国际冲突中保持雷区记录及保护平民的措施,但大多数遭地雷之害的国家都不是《常规武器公约》第二项议定书的签署国。

美国和国际社会其它国家一道在进行世界性的排雷努力中起着主导作用。1993年以来,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私人自愿组织一起工作,支持人道主义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所执行的联合国活动,并且鼓励当地扫雷中心开展排雷协助方案。克林顿总统最近宣布的地雷政策指示美国扩展它目前的人道主义排雷方案并着手开发新技术来帮助探测和排除地雷。

从1993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有严重地雷问题的14个国家,最近包括波斯尼亚,用在认识及排雷训练方案上的经费约达9 100万美元。今年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了一项美国在波斯尼亚的新倡议,承诺高达1 500万美元来开发当地排雷技能。除了协助那里的维持和平行动以外,最终目标是让波斯尼亚人自己拥有探雷爆雷的技术和设备。处于该战略中心的是总部--一个地雷行动中心,旨在协调波斯尼亚境内所有的扫雷、提高对地雷的认识及收集地雷数据的活动。该地雷行动中心及三个地区办事处暂时在联合国授权下运作,最终将成为选举后的波斯尼亚政府所属的机构。

美国为建立该中心提供了350万美元,并将在1997年财政年度捐献高达1 500万美元来继续进行排雷行动。美国的这一行动是和联合国、高级代表、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北约执行部队、以及其它国家为在波斯尼亚建立一项持久的排雷方案的努力相联系的。所有这些团体一起集中资源、人力和设备来资助长期的扫雷行动和波斯尼亚扫雷人员的训练。

1997年,美国政府计划提供将近5 000万美元用于研究、开展和排雷协助方案。这些方案将协助若干国家的人道主义方案和维持和平行动。接受国有阿富汗、安哥拉、波斯尼亚、柬埔寨、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约旦、老挝、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以及由美洲国家组织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及尼加拉瓜美洲防务委员会经管的一个区域性中美洲方案。

国际社会的排雷协助是对付地雷危机的关键。但这还不够。这些武器必须禁用。美国一向并将继续站在消除杀伤地雷的斗争的前列。

1994年9月,克林顿总统在大会的发言中呼吁最终消除杀伤地雷并请求各国和我们一道缔结一项减少地雷数量和可用性的协定。他也吁请会员国采纳地雷出口禁令--32个国家已加入这一行动。

总统朝着该目标采取了又一重要步骤。5月16日他宣布:

“美国将坚定地寻求一项国际协定,严禁杀伤地雷的使用、库存、生产和转让,以期早日完成谈判。”

美国致力于消除这些武器,同时考虑到我们的全球责任和对我们士兵安全的关切。

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杀伤性地雷必须有所有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领导及会员国的支持。我们承诺为此目的发起国际谈判,并正在就什么是最佳谈判论坛与其它会员国协商。我们还打算在今年秋季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敦促会员国开始谈判一项国际协议以实现全球禁止的工作,我们希望美国在本论坛可指望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

最后,让我借此机会赞扬德国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工作,召开有关如此关键性

议题的这次重要会议。我还向德国政府表示我国政府的祝贺,德国外交部长金克尔在7月18日提出了有关杀伤性地雷的七点方案。在处理世界范围地雷危机中,今天在这里发言的我们每个人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目标——没有杀伤性地雷所造成的可怕威胁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我国政府说的赞赏话。

秦华孙先生(中国):近年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根据安理会的不同授权,为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在联合国维和人员行动区域进行排雷就是其中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欢迎安理会今天就此进行公开辩论。这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处理维和行动中的排雷问题。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成功与否,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当事各方能否与联合国密切合作,并能否确保联合国维和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

从波黑的心腹地帶,到格鲁吉亚的恩古里河畔,从安哥拉的崎岖公路,到克罗地亚东斯地区的杰莱托弗奇油田,大量的地雷不仅严重阻碍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且严重威胁到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经济重建。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排雷亦已成为不少维和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排雷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首先需要当事各方的密切合作,也需要专业技术和资金。因此,国际社会和会员国应该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排雷任务设法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同时,应该加快当地排雷人员的培训。我们希望,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在当事各方的密切配合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排雷任务能够与其它方面的任务一样,顺利得以完成。

我们还愿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涉及维和行动中的排雷问题。至于有关地雷的其它问题则属于裁军的范畴,应由联合国其它机构来讨论和审议。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召开这次正式会议以讨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中

排雷。在这方面,文件A/51/266中概述的一些办法需要我们仔细考虑。

讨论这个问题突出表明冲突变化的方式和联合国如何回应相对军事需要的人道主义需要所提出的挑战。印度尼西亚参加了1995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排雷问题国际会议,反映它十分关切地雷对陷入冲突或正摆脱冲突的各国造成的困境。我们因此欢迎这次辩论和交换意见,希望这样做可更好地掌握关键性问题,并增进了解会员国如何回应排雷需要。

排雷既有人道主义方面,又有裁军方面,并且根据《宪章》规定属于大会的职权范围。人们可以回顾大会过去处理过这些问题,并通过了有关决议。维持和平部队参与排雷本身不是把大会的责任转交安全理事会的理由。

地雷和相关装置引起的问题的严重性很久以来便是不言而喻的。在1995年全球有20 000多人被地雷炸死炸伤的情况下,并且考虑到65个国家有8 500万到1亿个地雷尚未排除,人道主义灾难似乎可随时爆发,特别鉴于埋设的地雷是排除的地雷的20倍。的确,使用地雷不是静止的问题而是继续扩大的问题。在1995年,如果排除了10万个地雷,便又新埋设了200万到500万个地雷。

地雷的影响如此之大,它涉及国民生活的各方面。因此它给通常已经欠发达和因这些致命装置而无法恢复正常生活的国家造成困境。所以它成了全球性的困境。平民在数年破坏性冲突中遭受的生命损失和贫困只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们力图恢复日常生活和重建社区和国家时继续经受风险。地雷威胁无辜人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可耕地因布满地雷而无法使用;无法进入发电站、供水站和基础设施;终身残废的受害者,除自己的痛苦外成为家庭负担,并对通常匮乏的医疗服务设施造成压力;多半受害者是儿童;造成新的流离失所者群体,而且人道主义援助无法送给需要的人。地雷对国家重建的破坏是一个长期性问题。鉴于我描述的情况,我国代表团欢迎几个会员国决定暂停或禁止生产、出口和作战使用这些武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审查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处理地雷和相关装置提出了适关方式。

的确,排雷进程是长期,危险和昂贵的进程,可能要用几十年。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士的说法,本阶段在世界扫清地雷要花330亿美元。

联合国合理地要求国际社会注意排雷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坚决支持设立排雷自愿援助信托基金的倡议。两千两百万美元的认捐使该基金得以运转。这种基金可极度灵活和紧急的向紧急性项目迅速发放资金。我们继1995年7月日内瓦国际排雷会议之后向该基金捐款,并欢迎其积极发展。本组织对排雷的基本做法,一直是建立联合国机构和维持和平部队一旦撤出该区域则仍可持续的能力的原则。排雷问题确实复杂,涉及技术、财政、政治和行政方面。在处理地雷对无辜平民造成的可怕影响方面,我国代表团考虑的是三个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办法,即国际法律、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

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计划之间的联系是关键,因为它们同样在缔造和平与冲突后建立和平的框架内运作。印度尼西亚支持在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内加入有关排雷工作的规定。这种行动过去一直同其它联合国部门和机构协调其活动。首先,人道主义事务部一直是排雷的焦点。一项整体性排雷办法,使很多机构得以通过人道主义事务部的中心办事处而协调其活动,从而在该领域中有效地采取行动。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其它联合国机构,也在排雷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印度尼西亚对此充分支持。

在过去一年中,联合国在9个国家中进行排雷。人道主义事务部在不同的国家成立了地雷行动中心。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排雷行动属于最成功的行动。由于确立排雷和培训的进程可能十分费时,因此时间最长的计划表现出最好的结果是毫不奇怪的。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在安哥拉成立了一所排雷学校,它将成为排雷计划的核心。在其它地区则遇到抵制:在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维持和平人员遇到阿布哈兹当局的极度反对,该当局妨碍他们进行排雷和完成任务的能力。仍然重要的是,维持和平行动范畴内的排雷活动从一开始就要同人道主义活动密切相连,从而确保解决排

雷问题的协调做法及在维持和平行动任务之后继续与排雷有关的活动。

排雷的努力遇到很多障碍。缺乏足够的雷区分布测绘图,是排雷小组的严重障碍。建立国家排雷能力需要时间,而各小组常常必须在它们采取行动的不同国家内采取个案处理的做法,因为地理状况和地雷的类型可能迥然不同。地方当局与排雷计划进行合作的政治意愿,也可能严重影响或有助于排除地雷。最后,培训当地人员以建立延续的排雷能力的力量,将是减少地雷长期影响的唯一途径。

地雷技术研究的必要仍然是必须进行最大努力的方面。探测和排除地雷所使用的技术显然过时。无可否认,国际社会能够在以下方面作出贡献:提供经适当培训和富有经验的指导人员、进行排雷所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训练当地人口以及提供适当和现代化设备,以找到和摧毁地雷。我们完全支持这方面的所有努力。

可以通过对排雷活动和计划的技术及财政援助而控制地雷的可怕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国际协商意见和共同的政治意愿,是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所必须的。

朴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地雷对国际社会构成全球性挑战,主要原因不是其爆炸力,而是使用它们的任意和不人道的方式。针对平民埋设残酷杀伤地雷的频率令人震惊,每年使25000人致死和致残。此外,在冲突期间埋设的地雷,在枪声息止之后很长时间内仍装有引信并具危险性,威胁到和解的努力并破坏经济复兴。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称,地雷确实是“慢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地雷的极易可获性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地雷容易生产,有大批的供应商,十分廉价。地雷不仅极易获得,而且还极易埋设。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与难以忍受的缓慢、危险和昂贵的排雷进程合并起来,我们面临的复杂局面是显而易见的。杀伤地雷的平均造价仅有3美元,而其排除则可高达1千美元。

同时,排雷的方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则鲜有发展。直接结果就是埋雷的速度远远大于可以排除的速度。我们现在在全世界62个不同的国家中面对着1亿多枚地雷,而这一数字每年增长100万枚新地雷。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付地雷的灾难将需要国际社会从两个方向进行共同努力。

首先,任何解决该问题的全面努力必须最终解决这一公式的供应方面,方法包括限制生产、出口和设计的改变,例如加入自行失效定时器。大韩民国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宣布于去年实行长达一年的地雷出口禁令。然而,大批的地雷制造商及对生产和出口控制的效力的不同意见,意味着就供应方面的问题达成一致将十分不易。

其次,国际社会同时迫切需要集中注意公式一边的终端使用者方面,例如可排除并限制使用地雷。我认为,我们今天在讨论排雷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作用时,需要注意如何提高在受影响国家的排雷能力和效率。

在这种背景下,我现在要阐述一下排雷为什么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范畴内极度紧迫的问题。

第一,自冷战结束以来开始的绝大多数维持和平任务都是针对国家内部冲突的,正是在这些冲突中非常广泛地埋设地雷。

第二,在这些维持和平的任务中,未排除的地雷常常妨碍维持和平人员履行任务。显然,地雷威胁着维持和平人员,正如它们威胁着当地人口。地雷妨碍了实现维持和平人员任务其它方面的努力,例如,分发人道主义援助、遣返难民、或确保公正的选举。

第三,地雷能够危害受影响国家冲突后的经济和心理复原。毫不奇怪,在农民和工人感到足以安全返回其工作之前,田地将荒芜,工厂将闲置。地雷使农业瘫痪,使道路和桥梁无法通行,给人口带来高昂的医疗和心理代价。

显然,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在布满地雷的国家如果不进行应有的扫雷维和行动就无法成功。现在我们怎么才能确保维持和平中的扫雷努力有效呢?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是我们为此目的可以采取几项具体步骤。

第一,我们必须确保凡必要时扫雷应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谨建议安全理事会审查现有的维和特派团的任务范围以确保扫雷有足

够的授权。此外,我们认为由联合国协调的扫雷行动应得到授权甚至在实际的维和行动结束之后继续进行。

第二,在执行扫雷任务中,我们应集中力量培养当地能力进行安全、迅速和有效的扫雷以帮助受害国家最终能自助。归根结底,扫雷的首要责任在于受害国,毕竟,完全扫雷需要的时限几乎肯定要比维和特派团的任期长。然而,在这些特派团任期届满前,联合国维和人员可以沿着恢复的道路提前为这些受害国开一个头,其办法是帮助它们发展自身的扫雷专业知识。这种知识即使在“蓝盔”回国后仍然可以继续采用。

维和人员培养当地扫雷能力的努力应包括以下各项步骤:对地雷的评估,然后是在认识地雷的方面的训练;扫雷的教育和训练;以及最后,将权力移交给东道国。转让扫雷技术以及提供必要的设备显然是同样重要的步骤。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指出,柬埔寨扫雷行动中心英勇的工作是一个有益的模范。由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在1992年建立的柬埔寨扫雷行动中心后来在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撤出后改组为柬埔寨政府的一个官方机构。柬埔寨扫雷行动中心的扫雷方案通过训练当地的扫雷人员以及采用由有选择的村民参加的村庄扫雷方案等革新想法正在取得非凡的进展。

第三,除了维和特派团之外,我们应加强联合国在凡有必要时在临时基础上提供迅速扫雷援助的能力和资源。为此目的,值得进一步探索我们如何才能加强联合国扫雷备用能力方案并扩充联合国援助扫雷资源信托基金。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最近向该基金作了捐赠。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忽视地雷问题的可怕程度。它已成为一个应作出全球反应的全球危机。因此,恰当的是,联合国在谋求解决方面应起一个重大作用。联合国应继续领导我们对这一全球危机谋求一项全面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坚信只有从人道主义关切到裁军的当务之急等扫雷中的一整套问题都得到处理时,我们才能找到这一解决办法。

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同国际社会为最终根除这一祸害所作的其他许多正在进行的努力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为控制一项更加迫在眉睫地危险作出贡献,其办法是,积极培养受害国清除已经埋设地雷的能力,我们必须帮助遍地埋有地雷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帮助自己摆脱这一危险,以便平民百姓毫无恐惧地再次耕种他们的田地和在他们国家的道路上行走。

最后,我谨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感谢你主席先生采取这一主动行动组织这次关于讨论在维和范围内的扫雷问题的公开会议,并感谢贵国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杰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韩民国代表对我国政府的赞美之词。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国际社会已看到世界各地存在地雷和其他未爆炸的军火,对于面临这些威胁的国家的人口是个具有严重经济和社会后果的巨大人道主义问题,它使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并妨碍人道主义方案和行动、国家重建活动和经济发展。

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未被清除的地雷爆炸而死亡或致残。每天,在65个国家中数以千万计的地雷威胁着人的生命和肢体,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儿童的生命和肢体。越来越频繁的是,由于地雷存在,几乎不可能向那些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援助完全停止。继续生产和出口地雷使人道主义危机越来越恶化并要求国际社会更紧迫地加紧扫雷活动和支持各国扫雷安排,并商定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危机,我国代表团欢呼联合国通过人道主义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以及其他机构和方案所作的努力。我们还不能不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为伤员的医治和善后所做的积极工作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在关于未爆炸地雷所构成危险方面开展的宣传活动。

秘书长在《和平纲领》以及他的发展纲领中强调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关系。纠纷和武装冲突经常来自贫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这是一个事实;除非在冲突正式结束之

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否则和平就无法生根——这也是一个事实。因此,为和平和安全的努力不仅应强调人道主义救济而且必须包括促进发展的活动。

这一作法清楚地反映在联合国自1989年以来所进行的多种内容的维和行动。当前的维和行动不仅包括军事和人道主义救济内容,而且也包括维持法律和秩序、维护人权、加强政治机构、使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得以返回、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帮助重建国家基础结构和开展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的内容;它们还包括一项在执行维和行动任务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扫雷。

把这项内容加入维持和平行动的职能,理由不言自喻。不排雷,就不能在武装冲突结束后恢复社会与经济稳定。不排雷,就不能恢复农业,就不能修复提供基本服务的基础设施,运输根本就不可能,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就会被打乱,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就不能返回家园。换言之,不排雷,一个国家在冲突后就无法巩固和平。

根据柬埔寨、索马里、莫桑比克、安哥拉、阿富汗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经验,让维持和平部队积极参与排雷方案将其作为它们使命的一部分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承认。因为这样做有助于造就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助于创造或者提高国家的排雷能力,这对联合国在该领域所提供的协助至关重要。

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把这项内容加入维持和平行动。同时我们强调,排雷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与地雷相关的一切问题。彻底消除地雷仍然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还要死多少人?还要伤残多少人,国际社会才能全面禁止生产、储存、使用和出口这些致命武器?什么时候各国政府才会达成共识,认清禁止才是解决这一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办法?对那些生命已经被地雷炸毁的人来说,什么都没用,已经太晚了。

费多托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的动乱带来一系列冲突,国际社会面临排雷和克服地雷的危险后果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正妨碍着受冲突危害国家的社会经济重建及其众多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

区域冲突各方大量埋布但尚未爆炸的地雷继续使数以千计的人丧生,即使在已

经实现相对稳定之后。这方面首当其冲的国家有安哥拉、阿富汗、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索马里以及前南斯拉夫。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阿布哈兹冲突中,也大量使用地雷。

在展开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方面,地雷的问题尤其严重:联合国部队常常部署在地雷危险继续严重存在的地段,不少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因为地雷爆炸而丧生或致残。地雷的泛滥严重妨碍联合国部队的行动,遣散、护送人道主义车队等任务。此外,联合国有效履行其维持和平职能的实际能力也受到危害。

同样,地雷的威胁也使必要的人道主义任务的作业行动无法展开。这方面特别受影响的有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专门机构。我们相信迫切需要加紧国际社会的努力,更加充分地实现联合国的潜力,在区域冲突地区排雷。

排雷正日益成为维持和平行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必要时应该把它写入有关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中,现在已经在写入。另外,应该提供办法以利用区域和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的潜力。

我们认为,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期间和冲突后重建阶段协调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并在执行排雷方案时充分利用它们的知识和资源。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部继续保持其作为方案协调中心的作用,提供排雷协助。

这方面我们希望联合国秘书处能澄清维持和平行动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之间的职能分工,联系和相互作用。不妨就此问题向会员国提出一份非正式文件。我们希望秘书长设立的协助排雷特别自愿信托基金的资源能有可观的增加,并能在资助排雷科学研究工作方案、培训专家和专业人员,以及教育人们了解安全措施以减少地雷危险方面起一个更加积极的主导作用。

还必须加强联合国在提供技术协助和组织本国当地排雷能力方面的协调作用。联合国、各区域组织和个别国家之间已经建立了富有成果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满

意地看到联合国内起草排雷作业的行为守则标准。我们还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排雷问题中央资料库,汇集地雷问题的所有资料。在受地雷问题之害的各区域有关方案的基础上,俄罗斯联邦目前正在制订一项联邦排雷特别方案。对我国来说,同联合国相互作用、交流经验和接受技术援助具有实际重要性。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各国领土上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过程中,排雷方面的复杂和代价高昂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仅在阿布哈兹冲突地区,独联体维持和平人员就已排除了21 000多个爆炸物。今年3月以来阿布哈兹冲突地区内地雷的危险日益增加和冲突的加剧已影响到当地居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人员的安全状况。这种情况正在严重妨碍联合国和独联体维持和平人员执行任务。我们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我们现在正在同联合国秘书处讨论这些建议。

若干代表团已提出彻底禁止杀伤地雷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分开进行实质性讨论。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一问题现在正以其他方式处理。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具体体现在《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的新案文中。有关该议定书的工作已于今年5月3日在日内瓦结束。

鉴于只有通过拿出替代该类武器的现实办法,才可能在充分禁止杀伤地雷方面取得进展,《议定书》提出了一项范围极广的任务,即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朝向更容易预测的地雷的转变。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威胁、在目前情况下对杀伤地雷的生产的禁止会导致非法地雷交易兴隆,那样又可能产生简化的,因而更野蛮的地雷武器。

我们认为,该项议定书各项规定的实施及议定书本身的实施--并且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国家的实施--将大大减轻排雷问题,并给人们提供更可靠的保护以免遭地雷危险,包括在维持和平行动中。

恩格韦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及时采取主

动,选择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我们今天情况介绍辩论会的议题。在多数甚至所有的冲突局势中,杀伤地雷是人类的灾祸。它们是一种可鄙和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战争工具。它们在毫无警告并且也不确定受害者是友军还是敌军,是无猜疑心的平民还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情况下便残忍地将他们炸死或炸成残废。而且地雷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仍然埋藏着,随时会造成新的受害者,因此,地雷给全体居民造成长期和创伤性的心理影响。

联合国一直面临着在每次维持和平行动中给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回返和重新安置提供便利的任务。然而,地雷却是这个进程的障碍。由于地雷无处不在,经由道路返回家园成为一种恶梦。为了生计恢复经济活动也充满了危险。田地不能耕作,因为在那里已布下这些看不见的死亡陷阱,总之,所有经济活动完全处于停滞,因为通向城市、村庄、田野和灌溉地的道路和小路由于地雷而变得无法穿行。这就是在人们原以为战争的痛苦磨难已结束很久后武装冲突的无辜受害者不得不应付的严酷现实。显然,这使那些只是盼望在一个摆脱战争有害后果的和平气氛里重建被摧毁的生活的平民所抱的希望和期望遭到彻底破灭。

从上述评论中可清楚看出,地雷是在冲突局势中以及冲突局势结束很久后对人命的一种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找到有效的办法防止冲突,因为它们导致凶残地雷的埋设,在发生冲突的地方,必须尽力提高防雷意识,应敦促地雷生产和出口国限制把这些地雷销售给交战方。

第二,对一场预防性措施不奏效的冲突的反应必须是自动禁运地雷。

第三,埋设地雷不利于冲突中任何一方的长远利益,因为尽管战争的心理显然决定要以所掌握的任何手段来给敌方造成最大的破坏,但从人力和物力方面来看,在战争结束后地雷的代价多得无法承受。因此,交战各方必须始终意识到,它们将仍然共同拥有一个国家,在冲突结束后仍必须作为邻居一道生活,地雷使得战争的创伤无法容易地迅速得到愈合。

第四,对今天的辩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停火已经确立,或者已作出决定建

立维持和平行动时,此类行动的任务必须把自动排雷作为最优先事项包括进去,正如我们在一些情况中已经这样做的那样。

我国代表团认为,由于地雷在任何冲突中总是加剧已经十分不利的人道主义状况,在每次维持和平行动中排雷应始终被摆在最优先位置。重要的是,遣散作战人员和促进民族和解的工作应与排雷同时进行,以促进平民早日返回家园,恢复生产活动。

军事规则和程序规定交战各方标出地雷并绘制雷区图。然而经验表明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即使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限的努力,雷区图却不够精确,没有任何真正用处,或协助排雷。

尽管期望交战各方记住它们的义务,如实地标出雷区并绘制雷图是徒劳的,但目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持要求它们必须这样做,以使排雷进程能够在维持和平行动中顺利进行。国际社会不应放弃寻求对付地雷的最切实可行办法,包括考虑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制定适当措施,以确保遵守这方面的规则,如果对不遵守有关规则实行的明确的惩罚,那么此类措施也可成为一种阻止埋设地雷的威慑力量。这的确将加快任何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速度,从而使维持和平行动有机会更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存在标准的扫雷技术。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随时愿意在排雷方面提供协助的国家作出的贡献。然而显然排雷工作并非常常是以人们预期的速度进行,也并不常常带来预期的结果,这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能力以及扫雷技术各不相同。因此不用说,需要发展先进的扫雷能力和技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联合国系统应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国代表团坚定认为,即使我们发展了最好的扫雷技术,我们仍将始终摆脱不了地雷的灾祸。最终解决地雷所构成的威胁的办法在于全面禁止这些可怕的战争工具的生产和使用。应敦促地雷生产国停止生产现有型号的地雷,而且停止研制所谓的替代产品,例如遥控引爆和自毁式地雷。

毫无疑问,在人类文明和生存的历史上,战争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事实上始终存在指导那些将战争变成一种工业的人的行为的规则和条例,甚至在中世纪也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里,我们更加不得不控制、禁止并最终从世界上消除这些给人类良知造成永久伤痛的战争工具。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请让我欢迎你主席先生所采取主动行动组织这次辩论。

这一年结束之时将会看到通过大会决议50/70--它规定了最终清除杀伤地雷的目标--并结束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一次审议会议的工作,安理会提出联合国维持和平框架内的排雷问题的确是尤为及时的。

在严格尊重安全理事会、大会、各专门机构和本组织各方案以及裁军论坛的权限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处理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裁军、发展以及当然还有人道主义方面。

必须在国际社会努力消除地雷以及人道主义干预来限制这一祸害的后果的背景下来看待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领域的行动。

对法国来说,目标是宣布杀伤地雷非法并彻底予以清除,我国对这些目标的承诺是长期的。

1993年2月9日,法国要求秘书长召开关于1980年公约的审议会议,坚定希望这将导致对该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各条款进行实质性的审议。

第一次审议会议在今年5月结束。尽管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充分满足法国的期望,但是是个重大的进展。取得了巨大成果,尽管还有某些缺点,但是这只是一个阶段,所通过的进行年度磋商的机制以及承诺在5年内再次举行审议会议,这两者都证明该公约缔约国希望继续共同合作。

法国认为,结束杀伤地雷祸害的努力只有在通过一项关于彻底消除这些地雷的可核查的国际协定的情况下才能具有充分意义。

法国对这一目标的承诺是切实可见的,为证明这点,我列举我国对自己施加的限

制,首先是关于对杀伤地雷的出口的限制。1993年,法国属于第一批宣布彻底暂停的国家。这一单方面决定包括了所有类型和运往所有目的地的杀伤地雷。

此外,法国在去年9月决定通过暂停生产所有类别的杀伤地雷。与此同时,它承诺与销毁其储藏。不言而喻,我国敦促所有国家加入它的这一决定。

我们清楚知道在世界各地所埋设地雷的不幸数目以及每年被这些装置杀害或致残的受害者的人数。这显示了十分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

因此,法国对排雷活动提供了可观的援助。在我们国家能力的范围内或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框架内,我们派出了排雷小组和排雷训练小组到黎巴嫩、巴基斯坦--1989年撒拉姆行动--索马里、柬埔寨、莫桑比克和前南斯拉夫。我国现在也参加了在安哥拉的行动,在那里,自从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安核查团)的排雷学校成立以来,便有12名教官在那里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特别赞扬全体专业人员,他们以巨大的勇气从事一项危险、吃力不讨好但却是十分必要的任务。我要在此提及欧洲联盟在排雷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各国对联合国自愿信托基金所作的献赠。爱尔兰常驻代表将以欧洲联盟的名义在发言中谈到这些要素,法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这一发言。

鉴于普遍和具有约束性的裁军文书和人道主义干预是根除杀伤地雷不可缺少的两个行动领域,安理会在进行维持和平行动中每天面临着由于地雷所造成的问题。在关于重申第三期联安核查团或联合国格鲁吉亚特派团(联格特派团)的任务期限最近所进行的辩论表明,雷区的存在以及埋设新的地雷直接影响联合国部队执行任务。

因此,重要的是更好地将与地雷有关的问题同在所有各阶段确定和执行联合国部队任务结合起来。在此我谨提出几项指导方针。第一,我们应提高联合国部队和显然平民百姓对地雷问题的认识。第二,我们应在进行排雷活动中定出优先事项,并使其同授予联合国人员任务的其他目标相一致。第三我们应在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中,将清除地雷的计划同建立国家排雷能力结合在一起。最后,我们显然应提供

保护性车辆和适当交通工具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不论怎样，法国代表团对在这次辩论期间所提出的所有建议都持接受态度，因为我们的愿望是要在确定我们给予兰查部队的任务时对地雷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我们不要忘记地雷是发展的主要障碍。法国代表团愿重申它决心采取行动使杀伤地雷非法化并且敦促尽可能多的国家同它一起实施这一伟大目标。

马图谢夫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在维持和平行动范围内将排雷的问题及时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

地雷问题继续使我们大家担忧。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尚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尤其要提及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多边协定的谈判。波兰赞成恢复这些谈判。波兰支持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第二号日内瓦议定书早日生效，这点已记录在案。根据大会呼吁暂停出口杀伤性地雷各决议的条款，我国政府决定推行这一类措施。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停止生产地雷。

在解决地雷的问题时，我们发现许多国家和我们的观点一致，这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我们主张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处理。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也是联合国所采取的路线。同样的，我们代表团欢迎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先生最近所提出的反对杀伤地雷的七点行动方案。

我们十分重视具有全球意义的地雷问题，因为它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与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排雷问题中，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

地雷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滥杀的。制造地雷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不分军人和平民——受苦。联合国的经验说明，在内战中，在国内的战争中，——这也是当代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环境——地雷已经不再是一种战斗的工具了。地雷的目标是针对平民人口的，目的是为了散布恐怖和绝望的情绪。地雷的影响远远超过战场本身。地雷不仅带给人民无可言喻的苦难，而且对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努力带来不利的影晌。它们还破坏着冲突之后的和平建设，使饱受战争灾难的国家对重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希望遭到破灭。

地雷也会严重地限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行动潜力,有时还造成维和部队一项或几项任务的完全中断。

请允许我就维持和平行动的观点下的排雷问题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简短的发言。

首先,波兰代表团认为,在讨论建立新的维持和平行动或审议现有的维和行动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排雷的问题。在若干维持和平行动中,排雷已经成为一项日常工作。人们知道,波兰部队和其它部队一样,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多的经验。因此我们知道排雷对维和行动的影响。在适当和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给维持和平行动配备适当的排雷人员,并提供排雷的技术和财务拨款。这并不是解除冲突的各方对排雷的责任。相反,应该更加明确的强调这一点,例如,在冲突各方的协议中应该增写排雷的条款。

我们主张加强联合国进行教育的努力,并进一步发展训练和建立排雷意识的方案。我们还同意这种观点,即:有必要让冲突各方一丝不苟地执行国际法的规定。我主要指的是有关雷区和保护平民人口的文件。

我们正在讨论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联合国没有一个部门的工作不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受到世界不同地区的漫布地雷的环境的影响,这是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的。

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能对解决日益恶化的地雷问题,特别是与维持和平有关的方面,产生新的动力。

以上是波兰代表团对代表欧洲联盟主席的发言的补充意见。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文发言):埃及认为,德国所提出的关于公开辩论地雷问题的建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倡议,应该获得我们的充分支持。在这方面我谨对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先生的工作计划表示赞扬和敬佩。

地雷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影响着大约65个国家,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有8 500万到一亿枚地雷,它们是过去战争或某些已经结束但遗留沉重包袱的冲突的遗产,影

响了人民并在若干国家中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实实在在的障碍。

我们欢迎联合国在其维持和平行动中在当地增加了扫雷股，人道主义事务部的人员在扫雷股中协助有关国家政府清除阻碍行政工作和经济机构的地雷，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有利于难民和离境人员返回。

我们从一个综合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地雷现象的出现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维持和平的概念要早几十年。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在世界各地若干国家的区域战争中问题更加恶化。在一些面对着广泛的经济难题的国家中，都存在着地雷。经济问题由于地雷的存在和排雷的昂贵费用而更加恶化，此外，它们所具备的技术和财务资源也受到缩减。

我们认为，地雷问题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治疗性的，它包括加强国际上的努力以清除在以往的冲突中埋下的大量地雷。第二个方法是预防性的，它包括某些国家所需要的措施：限制地雷的流通和使用，遏制地雷以远远快于清除地雷的速度进行扩散。

我愿借此机会以实际的例子来说明问题的第一个方法。这个例子就是埃及所经历的困难体验。埃及是一个领土上有着许多地雷的国家，特别是在西沙漠东亚历山大省以西的阿莱曼，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重大战役的战场。此外还有四次在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特别是在西奈半岛，遗留下来的地雷。

如果我说在埃及的领土上有着2 200万枚地雷，这并非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大约每三个公民就有一枚地雷。这些地雷对无辜的人民的的安全和生活构成了真正巨大的威胁，并阻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和人的发展的努力，这些地区也是我们致力于发展旅游业和其它经济目的的地区。对于埃及创造合适的环境以抵消长期和中期人口增长的努力，地雷也构成了障碍。

从1981年到1991年，埃及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几千万美元。我们清除了大约924平方公里内大约1 100万枚地雷。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而且，这些地雷并不是由埃及人布放的，也不是为了埃及的利益而布放的，现在由埃及独家承担排

雷的巨大费用和努力,也是不能接受和不合理的。

我要借此机会提醒对扩种这些地雷有责任的国家,它们该注意他们在法律上、历史上道德上及物质上的责任。我吁请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埋设地雷的国家,提供为扫雷所必需的技术及财政援助。

埃及以前曾在一些论坛上提出此论题。在这方面,我想指出今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在该宣言中,有一段论及曾经埋设地雷的国家的作用:

(以英语发言)

“认识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与布设地雷有干系的国家,在受害国家扫雷中所能起的重要作用。”(CCW/CONF.I/16(第一部分),附件C,第8段)

(以阿拉伯语发言):

该段应当理解成强调埋雷国家扫雷的责任。尽管联合国文件承认这些地雷大量存在于埃及国土上,埃及不是经由联合国人道事务部协调的联合国地雷行动项目受利国之一。我们认为,联合国地雷行动项目不存在在埃及国土上是没有道理的例外,而且与人道主义事务部在扫雷作业区中的主要目标不相符。

我现在谈问题的第二个方面--问题的防范方面--它体现在地雷的不断生产上以及新市场对它们的接收上。据估计,每年埋设的新地雷数是被扫除的地雷数的20倍。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针对地雷达成一项最后解决办法:摧毁所有地雷。埃及赞同该公约最终的人道主义目的。不过对有些国家来说,存在某些顾虑,特别是安全顾虑--而且所有武器从轻型武器到核武器,都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武器。大约有四十个国家同意地雷应作为非法武器得到禁用的必要性。但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认为负责及合法使用地雷是保护他们的边境和他们的地区安全及保护他们的战略利益的代价低廉的途径。那些国家没有任何其它更加先进而又不太昂贵的技术性选择来作为地雷的替代方法。

在这方面,存在几个提议。有现代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在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

转让中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便他们可以开发地雷生产,但仅限于自行销毁地雷或过期失效地雷;那些所谓的精明雷,而这些是发达国家排除在禁止地雷生产公约之外的。当然,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应当没有歧视,只对拥有这类技术且生产地雷的发达国家有利而同时对没有适当选择性来保护他们安全利益的发展中国家适用禁令。

在结束前,我想对在扫雷领域中人道主义事务部的活动和扫雷领域整个维持和平行动表示谢意。我想吁请国际上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通过提供财经资源、技术才能、现代技术及在包括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以及在对保护所有国家安全有必要的所有其它方面的总体框架中考虑扫雷问题所采取的行动。

索马维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在大多数出现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冲突中,受害者全是平民--无辜的、无法自卫的平民。冲突中各派系或各团体的军事部队常常屠杀对方的平民,用平民的死亡数来显示他们的胜利。坦率说,为了世界和平的目的,那些发号施令的人--这些派系中的武装成分--最好有胆量面对面搏斗。但是不,他们却被称作英雄,因为他们屠杀了平民。

我为什么用这段话来开始我的发言?就因为杀伤地雷是最可怕的工具之一,而且经验表明它们尤其伤害平民大众。一颗地雷是一种隐藏武器,秘密地埋伏着,期望有人不小心地踩上它。正如秘书长在1995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扫雷会议上发言所说,这里引人关注的是大规模毁灭性及罪恶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残平民百姓,而且常常是在冲突早已结束后--就象我们在今天上午的许多发言中所听到的一样。冲突完了,地雷犹在。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它大体上是裁军议程的一部分,而对必要措施在国际上的提倡和赞同属于大会的权限。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对安理会所含的意义。

我们高兴看到国际社会一段时间以来对杀伤地雷显示了越来越大的关注。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数字真是吓人:全世界几乎70个国家受到此灾害的危害;一亿一千万颗地雷埋在全球各地;雷库存有一亿枚;每年埋设的地雷有二百万至五百万;而只有

十万颗被排除。处于使用中的有三百六十不同种类的杀伤地雷；世界上五十五个国家一百家公司生产这些武器。这真是属于集体责任范围内的广泛、全球性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例外，因为它发生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许多公司中。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在此情况下，安理会应该处理这些问题的重要所在了。

国际社会的关切及其处理这个问题的愿望反映在秘书长的《和平纲领》所激励的许多建议之中，并反映在美国代表稍早提及的几个国家的重要倡议之中。

第一项建议是暂停出口这类武器；许多国家已经单方面宣布这种暂停。在这方面，我再次指出，智利十多年来保持着对生产和出口杀伤地雷的单方面暂停，智利的暂停比大会核准的暂停早得多。

第二项建议是召开《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会议虽未能全面和永久地消除杀伤地雷，却力争至少限制和监测这类武器的使用，以便减轻其滥杀滥伤作用。我国一般支持人道主义法文书，而且众所周知，属于这类会议首次的该会议是为了加强关于使用杀伤地雷的《第二项议定书》的人道主义目标。不幸的是，这个意图没有充分实现，因为在《公约》范围、适用和其它方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

智利参加了联合国内对这个议题的持续审议，而且在大会支持了有关的提议。我们参加了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排雷行动，并应邀参加了其它中美洲国家的类似行动。我们广泛支持在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区域框架内通过的各项排雷方案和最近美洲组织大会届会在巴拿马通过的美洲组织关于支持中美洲内排雷的最新决议。我们还应邀参加了安哥拉的排雷活动。

国际社会对地雷灾祸表示日益关切的第三项建议是秘书长根据1994年12月23日大会第49/215号决议召开的排雷问题国际会议。该会议是为了召集专家和潜在捐助国，以促进这方面的联合国努力和国际合作。智利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对它获得成功和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地雷危机行动的历史性里程碑感到高兴。

我提及在安全理事会之外讨论的这三个内容，因为它们对理事会工作有直接影

响。我不想重复今天上午辩论中其它代表提出的其它务实性建议,这些建议涉及难民回返,恢复农业,重建道路,分享排雷技术和发展国家能力等方面。这次辩论吸引了广泛参与,我们将在辩论中听取许多非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发言。我谨建议在辩论后主席总结各项建议;这会使安理会改进对该项目的审议,这是本次会议的目的。

主席先生,最后我愿感谢你和德国代表团召开正式会议来审议这个项目;这使我们能为排雷进程,尤其为属于安全理事会授权范围的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进程提供极大的政治动力。

需要进一步努力、研究、协调和政治意愿的内容是很多的。安理会用这次会议发出关于该项目重要性的清楚的信号,我国不仅在安理会,而且在大会都十分重视这个项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智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约翰·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欢迎这次公开辩论,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但是我们强烈认为,今天的讨论应像主席本人一开始所强调的那样着重讨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活动。安全理事会不是讨论一般性地雷问题的论坛。今后几个月将有数次机会那样做,如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第一委员会会议和10月份的渥太华会议。

但是要相当明确地说明一点,请允许我指出联合王国支持全面禁止杀伤地雷。我们已经宣布,我们将尽快销毁我们大约一半库存,不再补充,而且我们再次公开承诺彻底禁止出口杀伤地雷。

联合王国致力于减少杀伤地雷对平民和在全世界维持和平行动中服役的人造成的威胁。大力支持人道主义排雷努力仍至关重要是清楚的。联合王国是这些努力的最大捐助国之一。自1993年以来,我们双边地和通过欧洲联盟向人道主义排雷和防雷方案共捐献了1 750万英镑。

我们充分支持联合国排雷政策,这基于一项基本原则,即采取行动的主要责任必须由东道国承担,因此不由个别维持和平行动承担。我们还支持人道主义事务部在

提供援助和训练以建立东道国能力和进行排雷行动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相信，联合国必须清楚地区别因维持和平行动的行动需要而排雷和其它人道主义排雷需要，前者是维持和平行动部的职责，后者属于人道主义事务部的职责。区别排雷和诸如训练及防雷的活动也是重要的。在安哥拉和柬埔寨等国家确定解决地雷污染的可行的国家办法时遇到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持和平者和人道主义机构之间任务模糊不清造成的。

因此，鉴于人道主义事务部扫雷和政策股目前发挥协调作用，我们对维持和平行动部是否应成为人道主义排雷和防雷的焦点有疑问。清楚的是，这两个组织应密切协调，但有不同的任务。

联合国武装部队为联合国在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国家进行了排雷训练。但是和其它几个欧洲国家一样，他们只在成功地完成眼前军事行动需要时才进行排雷工作：他们的目标是排除足够的地雷以便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排雷要求细致地扫除某地区的所有地雷，力图减轻对平民的危险，加强当地居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帮助流离失所者重新安置，并促进恢复正常发展。我们认为，设立这种人道主义排雷方案的责任必须仍然属于人道主义事务部全面指导下的各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

军队无疑可对排雷作出宝贵贡献，然而需要在具体维持和平行动开始时对这种贡献的确切性质下定义。军队进行的排雷可能不是人道主义排雷的成本效率最高的手段，而且军事排雷标准和技术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事务部建议的人道主义标准。人道主义排雷是一个缓慢而痛苦和细致的过程。许多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在人道主义事务部的协调下，更适合完成人道主义排雷任务。

无论哪里出现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严重地雷威胁，都必须立即提供充分的探测、排除和保护能力，以使它们能够完成任务。然而并非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面临着同样的地雷威胁。排雷不一定总是必要的，在一些情况下对早已埋设的雷区进行时机不成熟的排除，甚至会增加不稳定。然而在所有情况下，极为重要的是，冲突各方应保证一旦维持和平行动确立之后，它们就停止进一步埋设地雷。

我们理解今天的一些发言者将建议有理由建立一支常设排雷部队,我们对此十分质疑。国际社会通常提前意识到排雷行动的需要,而通常只有在冲突结束时才采取这些行动。我们认为,捐助国很可能不愿意指定设备或设施,这些设备或设施如果将在短时间内供于使用,则同时只会闲置。联合王国无法使排雷训练人员长期待命,但我们确实仍然愿根据事非曲直考虑每项要求。

我的同事埃及大使在发言中提到西沙漠第二次世界大战雷区的问题。联合王国已把我们所拥有的所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埃及雷区的地图和其他信息交给埃及政府。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里夫金德先生于1995年11月访问埃及时,表示我们愿协助排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地雷。在随后进行讨论之后,我们提出了包括地雷探测器在内的一揽子实质性援助。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感谢你使我们有此机会讨论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和其他人今天要说的话,将使人道主义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深思。任意和不负责地使用地雷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当然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关注。这一问题完全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注意,而联合王国承诺确保我们紧迫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洛佩斯·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善意地对我及我国代表团所致的欢迎词。

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所预见和设想的巩固和平,需要民族和解以在维持和平行动框架内实现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重建。然而,实现真正和持久的民族和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就是个人的行动自由。一个国家中杀伤地雷的存在对人口的这种行动构成障碍。

全世界的地雷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加剧。全世界的持续动荡及新的冲突的爆发,造成地雷激增,给平民人口同时带来长期的社会经济影响。

此刻,就在我对安理会发言时,在受人类为取得权力和优势而发明的这种东西之害的60多个国家中的其中之一,一枚地雷或许刚刚爆炸。这是一种不幸的继承和对

不久前的痛苦记忆,其后果继续折磨着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是的,在阿富汗、安哥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或在柬埔寨、克罗地亚、萨尔瓦多、莫桑比克和也门——这一名单不幸太长,无法提到所有国家——的某一地方,一名在上学途中的儿童不幸刚刚把他的小脚丫踏在一枚地雷上,而爆炸则使他变为残废。另一次爆炸则残酷地夺去一名在附近河边寻找水或木柴的母亲的生命。地雷每天都在世界很多国家中爆炸,给其不幸的受害者的肉体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并在我们心中激起悲伤,实际上激起无尽的悔恨。

鉴于这种灾难的严重性,由于主席的倡议,安全理事会今天理所当然地关注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种真正的威胁,它就对一种可怕的敌人采取紧迫和有效的措施进行辩论:这一敌人就是散布在60多个国家的1亿1千8百万枚活性地雷。这是何种的悲剧!

联合国当今的和平使命通过有关这一优先问题的协商一致行动而获得其充分意义,只有同时承诺积极参加国家重建的努力才能发挥其有效作用并取得结果。和平要开花结果和根深蒂固,就必须改善有关人口的生活条件。

这所幸是我们作为联合国成员所理解的东西。这种受到我们一致拥护的概念,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地甚至全球最偏远的角落以具体和令人赞叹的方式体现出来。

今天,排雷行动对联合国的和平士兵形成巨大的挑战,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值得我们对其勇气和牺牲与无私的精神致以庄重的敬意。

诚然,蓝盔部队中也有受害者:200多人受伤,60多人死亡——受害者确实很多,因为地雷在道路、村庄、桥梁、河岸、甚至在学校和医院中到处可见。

这是何等的悲剧,何等的人类要摧毁一切以确保其优势的疯狂意念。地雷在几十年中仍会有效,对其埋设地区的人口构成持久的危险。一旦附近的一枚地雷爆炸,村民就不会再有正常的生活。恐惧在玉米地和稻田中生根。家长们不愿送其子女们上学。这样,未来就受到控制。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认为,应禁止使用所有种类的地雷,应禁止其生产和出口。而且应销毁其现有储存。此外,甚至军事专家们也认为地雷的战略和军事用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怀疑。我们所应付的是一种杀害受害者,或使其终身致残,失去任何继续正常生活的可能性的武器。无辜的受害者难以数清,不幸的是他们包括很多儿童:有太多被截肢、双目失明的儿童,毫无意义地成为牺牲者,成为毫无意义和无休止的战争的无名无姓和默默无闻的受害者。

这表明了我们今天的辩论是如何有意义、重要和及时的。国际社会必须能够为全面禁止地雷及其销毁提供法律文书。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而且必须为此进行谈判。

这事关联合国和平使命的成功。如果有关各国的国家重建的努力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就不会取得完全的成功,而国际社会必须交给联合国、尤其是正代表我们采取行动的和平士兵重要的工具,以完成其崇高的使命。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结束这一悲剧,因为它对个人的生命和躯体的完整构成一个永恒的危险。诸如全面取缔杀伤地雷、完全禁止出口这些可恶装置之类的目标以及切实扫雷必须成为联合国新的联合行动的必要内容。此外,我们鼓励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谋求解决杀伤性地雷造成的问题,以期永远消除并结束这个在世界许多国家每个星期都杀死数以百计的受害者或使他们终身致残的全球性灾难。

我们希望大会召开并于去年7月5-7日在日内瓦举行和国际扫雷会议将激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各方面有更明确的认识,并将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合作,并对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活动提供更有力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将以德国代表的身分发言。

谚语说,统计数字可能是骗人的,但是不幸的是,有些数字是充满令人伤心的真理。联合国地雷数据库的伤亡报告是一份长达30页的文件,其中没完没了地列举了一批被地雷杀害或伤害的大多数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和军事或文职人员。从1996年3月以来在柬埔寨发生了19起事件,从1995年4月以来以安哥拉发生了30起事件,从

1992年4月以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了97起——这里只提及这三起。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了一个人。让我忆及不久前死亡的两个津巴布韦维和人员和在安哥拉受重伤的两个监管人员和一个学生。更令人伤心的是，尽管一切国际努力，滥用地雷的冲突看来日益增加。这些被派去维持和平的人每天所遭受的这种苦难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注意？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此外，从德国看来，地雷离我们不远。让我提醒大家在前德国铁幕内延线几乎长达1 400公里的地方埋设了130万枚地雷。这些地雷的威胁和效果对我们记忆犹新。

因此我们很感激德国关于举行题为“在联合国维和范围内扫雷”的公开辩论的倡议得到了安理会成员的同意。先前的发言已明确表明这种交换看法是被认为及时和必要的，而我现在正期待着随后的发言。让我抓住这一机会对爱尔兰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

一般人都同意扫雷是必要的，以便为联合国特派团及其人员提供安全；事实上扫雷已经是联合国许多维和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可以也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加强联合国在这一方面的能力。不久前蓝盔和特派团人员在安哥拉和波斯尼亚的伤亡——我在前面已提到——再次悲惨地突出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联合国秘书处，尤其是维和行动部扫雷股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应得到表扬，但是它必须得到更多的支持。在这方面，我想指出三个领域。

第一，如同一般性的维和，迅速部署扫雷人员和装备具有根本重要性。显然，在维和人员大队人马到达之前必须在道路和枢纽地带清除地雷，而不是在他们已经在行动的时候。不幸的是，迄今为止，部署期要长达3至6个月，这是通常的作法而不是个别情况。这里，建立迅速反应能力，也许包括一批很容易部署的扫雷备用设施可能是一个前进的步骤。这一类安排可能受益于已经证明是有效和高效率的机器扫雷系统日益增加的作用，这些系统还可能减少参与的人员。但是，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会员国应愿意促进这一任务。

我接着谈第二点。从过去的维和行动中特别是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常常突出了

明确和切实的任务的特殊重要性。这也适用于扫雷的作法。扫雷的规定经常是暗含的，例如包含在行动自由的请求中。这使秘书处和其他机构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些规定本身就值得提及。凡必要时，它们应作为任务的一个明确的内容，以便给执行者明确的指导。

第三个可能得到改进的方面是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工作，合理划分责任以及在决策中的明确级制。这应既适用于联合国秘书处内的职责，也适用于参加扫雷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的确，维和行动部扫雷股的行动任务不同于人道主义事务部对扫雷的人道主义作法；然而，人们可以问一问，使为联合国人员进行的扫雷活动和为当地人口的扫雷活动更加一体化，并把较短和较长期的前景结合起来，是不是会更有效率地处理这些问题。

请允许我扯开一点以便把我的看法说的更明确：这两者之间难道能够真的截然区分开来吗？为行动而扫雷难道不会至少间接地有利于有关地区的人口？我不想对维持和平和所谓人道主义扫雷的略有不同的性质提出质疑；而且当然，遵守授权仍是第一优先事项。但是我的感觉是，维和中的扫雷不应教条地局限于对特派团人员的关心。当地人民的福利、保护他们免受地雷的危险，也应被看作解决冲突的一个可能的内容，因而也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一项维持和平任务。

我知道，我在这里已触及维持和平和我们惯称缔造和平之间的区别。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成功的缔造和平，恢复冲突成灾地区和受战争破坏的社会，往往取决于有效的排雷和戒备地雷的方案。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一再强调这一内容。早在1992年他就在《和平纲领》中指出：

“清除地雷应该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中的一个重点，对于缔造和平期间恢复百业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不清除地雷就不能恢复耕作，要恢复运输，可能需要铺设坚固的路面，以防再度布雷。”（S/24111，第58段）

我用安理会最近讨论的一个例子来强调：在东斯拉沃尼亚，东斯过渡当局的成功和该地区的恢复遇到严重障碍，一个主要原因是油田作为该地区的一大主要收入来

源现在仍布满地雷,无法产油。结果当地缺乏收入,没钱给地方当局雇员发薪,东斯过渡当局面临这一问题已有一段时间。

而且,从典型的缔造和平的案例不论是在莫桑比克、安哥拉、柬埔寨或者卢旺达,得出的教训表明,缔造和平行动通常不能等待冲突结束后才开始。为了保证从维持和平顺利过渡到缔造和平,也为了加固仍在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功,有无缔造和平的努力已证明对维持和平行动的结果极其重要。因此,一场维持和平行动从一开始就应该考虑到规划甚至有可能执行这种努力。鉴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一点特别适用排雷工作。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有义务尽早在任何地点开始人道主义排雷,任何其他的做法都对受害者不负责任。

说了这些之后,我们也不能不强调问题的另一面。到现在为止,我讲的都是排雷,在维持和平的框架内清除地雷或者雷区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讲问题之根源。即布雷,或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说的再度布雷的问题,我们讲的不全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同布雷的次数和费用相比,排雷的次数和费用数字惊人。因此,我们在争取提高排雷工作的同时,必须加倍努力防止再布雷。虽然国际社会应该准备对清除地雷及有关方案提供更多的援助,但是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布雷的方面。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简单事实。

这里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在宏观一级,必须在其他论坛上继续争取达成国际禁止杀伤地雷。最近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未能达到这一广泛目标。德国本身已完全、无条件地放弃使用杀伤地雷,金克尔外长提出的关于杀伤地雷的七点行动纲领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但问题还有微观一面,它同具体的维持和平行动有更加直接的联系。我们必须关心,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关心,当一项维持和平行动包括排雷行动在进行时,冲突各方避免再布下新的地雷。任务规定中应该额外强调这一点,必要地提出规定,防止冲突各方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影响国必须在解决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和平协定应载入规定前交战方积极协助排雷努力的条款。为了便于这项任务,国

际社会应该准备提供培训人员,以便把从前的战斗人员变成活跃的排雷员。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步骤,德国正在双边的基础上在波斯尼亚提出扫雷培训。在阿富汗、莫桑比克、安哥拉、柬埔寨、尼加拉瓜和老挝的扫雷和援助方案,以及援助人道主义事务部建立一个地雷文献资料库,是德国在该领域迄今为止的主要活动领域。

让我概括和结束:1992年1月21日,在国家和政府首脑级会议结束时,安全理事会最后一次更加广泛地谈到特种武器和军备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无疑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当时没有得到注意:那就是在维持和平框架内外杀伤地雷和它们对无辜人民毁灭性影响。

今天这场辩论为弥补这一欠缺迈出了一步。让我谨表示,我希望在我们已经听到和将要听到的所有建设性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定能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在一个维持和平的框架内切实改善排雷工作。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职能。

下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联合国估计,除了已经埋下的1亿颗杀伤地雷外,每年又有200至500万颗新的杀伤地雷埋布。我们正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在夺走生命和造成伤残方面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联合国领导动员公众认识地雷问题。

地雷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也日益清楚:地雷破坏基础设施,污染农田,致使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无法返回家园,并给刚刚从战争动乱中走出来的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带来无法承担的负担。

较不为公众所知的是地雷对维持和平行动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采取主动,举行安全理事会这次公开会议,提请注意地雷危机的这个及其它方面。

加拿大制定了一项结束地雷悲剧的双轨办法。一方面处理已经埋设的地雷及其每天造成我们刚听到的伤害和死亡这个眼前的问题。我们已经制定一项在一些国家

协助排雷和使受害者获得康复的积极方案。我们还正在寻找办法加强我们的努力，其方式是鼓励发展加拿大在这个领域的的能力，以应付受地雷之害的国家面临的严重挑战，例如在中美洲。我们这项办法的第二个轨道涉及停止埋布新的地雷这一较长远，但最终更重要的需要。因此，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一道正在促进就在全世界禁止杀伤地雷达成一项协议。

加拿大长期深深致力于联合国所担负的维持国际安全的使命。它参加了迄今为止开展的所有重大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将年轻的士兵派到国外去实现和维持和平始终是一种风险。然而，不应让这些士兵面对遭受此种情况下随处可见的地雷恐怖的额外风险。在最近几年里，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蓝盔士兵在科威特、柬埔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索马里、卢旺达和其他地区执行始终十分危险的扫雷任务时，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过去五年里，有两名加拿大维持和平人员被地雷炸死，22名被地雷严重炸伤。

出于对地雷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深切关注，而且也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排雷是人道主义重建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加拿大采取了步骤来自加拿大武装部队的专家人员在阿富汗、安哥拉和柬埔寨发展独立的扫雷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安哥拉和柬埔寨的排雷行动中心——它们的建立应归功于加拿大和其它国家的顾问——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发展当地扫雷能力提供了一个模式。

(以英语发言)

自1993年以来，加拿大通过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向联合国在阿富汗、安哥拉和柬埔寨主持的扫雷活动提供了600多万美元。加拿大在6月宣布它还将为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的扫雷方案提供财政援助。

除了为涉及具体国家或区域的扫雷方案提供财政援助外，加拿大还为联合国协助扫雷自愿信托基金提供了20万美元的第一笔捐款，并为国际红十字会对地雷受害者的医疗，包括康复和安装假肢工作提供了资金。

如果我们要在处理地雷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方面产生实际影响，如果我们要成功

应付它们给维持和平行动构成的挑战,我们别无他择,只有寻求使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消除这些武器并禁止它们的使用。我们认为不光是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必须努力实现在全球禁止这些武器。也不光是我们理解使各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武器的代价和益处,比照地雷给平民造成的破坏来考量它们的军事价值是多么困难。

国际社会中有一些成员多年来一直在要求各国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些武器。在这方面,我必须称赞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强调各国有必要在国家在国际各级立即采取行动以消除杀伤地雷这一灾祸方面发挥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该委员会强有力、具有说服力和充满活力的主席科尔内略·索马鲁加的作用。

为了推动这一国际努力,为了在迄今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和谈判,包括最近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成就,加拿大将于10月3日至5日在渥太华主办国际战略会议。该会议将使越来越多的致力于全球禁止地雷的国家、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聚集在一起。会议将力求融合各方的努力,制定处理地雷问题的全面办法,以使我们帮助受害者,扫雷和控制使用地雷的努力能够相互补充。

我们希望10月份将与我们一道与会的各国除其他外将赞同《渥太华宣言和行动计划》。该文件将确立一套共同商定的战略目标,以使国际社会更接近禁止杀伤地雷的目标。具体来讲,我们希望它们将商定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实现这些目标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将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

渥太华会议将为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努力通过一项决议提供一个机会。其目的在于表明各会员国决心支持全球禁止杀伤地雷;实行国家暂停或禁止杀伤地雷的实际使用和出口;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能够更快地采取行动,通过谈判缔结一项禁止这些地雷的国际协定。

但是渥太华会议将只是第一步。为了保持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势头,我们还将与伙伴们一道努力制定明年的活动方案,包括举行渥太华会议的后续会议,审查并巩固我们在实现全球禁止这些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

全球势头正在形成。联合国所有成员都赞同“最终消除”杀伤地雷。许多国家走得更远。有40多个国家要求全面禁止杀伤地雷；将近有30个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实行单方面限制杀伤地雷的实际使用和出口。我们期待着到大会开幕时这些数字将进一步增加。

各区域组织在谋求处理地雷危机方面正走在前面。在6月份，美洲组织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使该组织的成员致力于就这个问题采取行动。在地雷问题上已采取行动的其他多边机构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论坛、非洲统一组织和7国集团。

我们希望联合国所有成员将能够采取实际步骤，表现出决心实现全球禁止杀伤地雷。

我们预期渥太华会议将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期待着与所有伙伴一道努力，寻求建立一个没有杀伤地雷威胁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还有一些人要发言。鉴于时间已很晚，经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现在宣布会议暂停。

下午3时30分续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位发言者是新西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廷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你表示祝贺，第一祝贺你采取主动、将这一项目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第二祝贺你担任主席。我非常荣幸与你主席一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还要感谢和祝贺德雅梅大使和法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完成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地雷造成的问题是严重的，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挑战。地雷摧残成千上万生灵，这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暴行之一。地雷还破坏当地人民为实现和平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作的努力。

因此,新西兰坚决支持大会在第49/215号决议中采取的行动,即:于1995年召开国际扫雷问题会议。这次会议已在日内瓦举行,在会上我们都了解到,现在,在60多个国家的地下埋着1.1亿多枚地雷。更有甚者,虽然我们每年排除10万多枚地雷,却仍正在埋设数百万枚新地雷。

这是全世界平民的可怕遗产。每个星期都有数百人被杀害或变成残废,其中多数人是无辜平民,而且很多是毫无自卫能力的儿童。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国际性,安全理事会在大会采取行动之后采取后续行动,以使国际公众舆论重视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及时的。

安理会还应考虑到地雷对维持和平人员安全构成的威胁。波斯尼亚和安哥拉的伤亡令人遗憾地表明,地雷严重地阻碍联合国人员在支持许多维持和平行动时履行义务的能力。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新西兰政府今年四月宣布,新西兰国防军停止在作战中使用杀伤地雷。我们希望,国际舆论的浪潮将反对使用杀伤地雷,希望其它国家也宣布停止使用这种地雷。

我们再次呼吁立即明确地禁止一切杀伤地雷。最近举行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因为它没有走得象我们所希望的那么远。但它仍然成功地使地雷问题成为国际注意的重点。下次审查会议将于2001年举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促进全球禁止的势头。

新西兰感到自豪的是,多年来,它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扫雷努力并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新西兰从新西兰国防军中抽调扫雷教员和方案管理人员,参加了联合国在阿富汗、柬埔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行动。新西兰人员仍然在柬埔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以这种身份服务。

新西兰还为联合国扫雷活动提供财政支助。1995年7月,新西兰政府在国际扫雷问题会议上宣布,今后三年里,每年将向联合国协助扫雷自愿信托基金认捐10万美

元。今年，政府将每年认捐额增加到25万美元。此外，新西兰继续向柬埔寨扫雷行动中心和老挝未引爆兵器方案提供相当多的资金。

新西兰还向人道主义事务部扫雷和政策股提供资金，目前，新西兰国防军两名军官仍然分别在维持和平行动事务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担任扫雷顾问。

新西兰欢迎秘书长采取的增强联合国管理和开展与地雷相关的行动的能力与步骤：第一，建立自愿基金，从而及时地提供了必要机制，将资金调拨到扫雷行动上去；第二，在维持和平行动事务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内设立专门扫雷单位；第三，指定人道主义事务部为联合国扫雷活动行动中心。

这些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步。但是，尽管迄今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仍然有许多工作尚要做，以确保以更加完善的方法，在维持和平行动期间及之后，执行各种与地雷有关的任务。

安全理事会规定的任务必须包括从战略上认识和指导扫雷作业和人道主义问题、地雷意识、数据库资料收集以及通过培训方案建立当地扫雷能力等地雷问题。这将使秘书长和维持和平行动规划者能更好地分配适当资源，以实现规定的目标，确保扫雷工作从维持和平的一项要求顺利地过渡为一项较长期的缔造和平的活动。

安理会有责任更明确地规定参与维持和平行动各机构在各项扫雷任务中的责任。我们认为，必须实行合理化，从而避免重迭。今年的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认识到这一点，它要求秘书长加强努力，在人道主义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事务部各扫雷单位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

一旦这样做了，我们便作为最优先事项敦请秘书长设法让联合国总部负责排雷的部门进行全面的准备。在实现这一点之前，排雷方案的有效实施将继续受到影响，在新建维和团内推广以往经验教训也将受到影响。同样，制订有利于训练和开展行动的统一作业程序和标准，也依赖于在联合国总部建立一实际可行的单位。

我们认为系统地回顾以往维和行动中的排雷问题有好处，可使将来有所借鉴。作为本次会议的后续行动，由安理会在主席声明中提出进行这种回顾，将是十分有益

的。也许这一任务应该成为维持和平行动部“经验教训科”的一项重要新规划。

显然,有重大地雷威胁地区内的行动也值得特别的关注。如何在这种形势下尽可能好地完成任务和保证人员的安全,是安全理事会的直接责任。我们认为,排雷工作应该及时、训练有素、装备得体。新西兰认为,在目前审议中的待命部队概念内考虑在行动开始之前或之初建立快速排雷能力的可能性,将是有益的。还应该考虑采购大量可以防雷的车辆和制订作业概念和标准程序以便对付地雷威胁。这是今后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在安理会声明中提及。

显然,联合国要在维持和平和冲突后缔造和平的背景下履行排雷责任,就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迫切考虑一些实质性问题。德国倡议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提供了这样做的重要机会。加拿大和日本提出了其他相辅相成的倡议,得到了新西兰的坚定支持。

所有这些都表明国际社会决心毫不含糊地着手解决地雷的威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我向安理会保证,新西兰将继续致力于这一工作,支持这一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新西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他讲这番话多少超出了最近商定的做法。考虑到我们没有遵循这一做法,我要补充说,我知道新西兰代表即将离开纽约。我们在此为他祝福。

下一个发言的是爱尔兰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坎贝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很感激有机会代表欧洲联盟发言。以下各联系国赞同这一发言: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爱尔兰也赞同这一发言。

地雷及其对人类造成破坏的程度,已经成为愈益引起世界公众关注的问题。最近的估计显示,世界上将近70个国家里散布了一亿一千万未爆炸的地雷。尤为令人震惊的是,每年新部署的地雷竟有200至500万枚之多。即使是在有维和行动的地方,冲突各方仍在部署地雷,从而增加了维和人员面临的危险,因为地雷对他们常常是最重大的危险。人类遭受的破坏则是骇人听闻的,常常是每月有800多人、其中大多数

是平民被炸死,数千人被炸残。

欧洲联盟欢迎安全理事会决定召开公开辩论审议特别涉及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排雷这一重要问题。地雷造成的人类和物质代价是国际愈益关注的问题。大会一直在审议这一问题。鉴于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这里的辩论对于在维和行动及其任务规定的范围内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来说是及时的。这些问题引起安理会成员和所有部队派遣国的特别关注。

地雷问题有三个方面:它是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它是而且必须成为裁军的优先事项;它也是发展问题。只有从所有这些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才能采取果断步骤根除滥用地雷这种可怕的瘟疫。

整体而言,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从人数上说是维和行动的最大捐助者,也是维和行动整个预算的最大捐助者。欧洲联盟成员国过去十年参加的维和行动中,排除地雷和其他种类的雷完全起源于维和行动的特殊性质。

审议维持和平任务规定中是否充分地涉及排雷活动将是有益的。具体的关注是,排雷任务的艰巨性及其开支常常致使这一问题没有充分地得到讨论,即使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规模也是如此。柬埔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因此,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处较前重视维和行动中排雷的必要性。我们并坚决鼓励当前为改进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协调所进行的努力。必须确保维持和平行动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进行有效及时的协调。联合国其他有关部门和专门机构也应该密切参与。我们还重视这种协调能够通过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充分反映在外地的机构设置中。对人道主义事务部排雷活动的长期责任应该给予适当考虑。

还应考虑其他各项步骤。这些步骤包括确保在制订维和任务规定时,明确规定维持和平行动部、人道主义事务部和冲突各方对排雷方案的责任,其中应该从行动的一开始就更多地关注时间表和特殊任务的分派。

应该对确定联合国系统内部责任分工给予适当的关注。这适用于确定排雷的优先事项。这对于对创建或建立重要基础设施的需要作出回应以便保证尽早重新安置

难民和恢复经济重建与复兴进程至关重要。

这也适用于在地方一级实施认识地雷的方案，也适用于开办国内排雷训练方案。联合国在许多地雷分布区进行排雷活动的经验表明，健全当地排雷能力是应付大规模排雷行动的最成功途径。这一工作的第一步是制订一项全国性排雷计划和建立实施该计划的组织结构。

随后可以建立学校，训练当地作业人员掌握标准的排雷、测量、通讯和准医护技术，提供实地存在的问题的回馈渠道以便改进技术。

欧洲联盟将感兴趣地研究在今天重要会议上其他发言人提出的看法。只要合适，我们将支持会导致更将扫雷活动同维持和平行动任务有效融合在一起的各种倡议。我们的目标应确保对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作用和职能给予尽可能多的明确性和准确性。在这次辩论中产生的想法可以在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于部署地雷的后果，必须继续给予最大重视。对于扫雷和高效率、有效排雷方案的援助，包括受影响的国家建立国家排雷能力，这些是国际社会正在给予十分巨大人力和财力资源的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作。

然而，不应忘记排雷的首要责任在于应对置雷负责的各方。这些当事方当然常常不会履行这一义务。联合国将负责的程度必须取决于各当事方自己承担这一义务的能力。

欧洲联盟一直处于有关此问题的各种倡议的前列。1995年5月通过的欧洲联盟关于伤杀地雷联合行动含有协助排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向大会介绍了协助排雷的一项决议。去年，这一决议由56个会员国作为联合提案国，并同前几年的决议一样得到了协商一致通过。该决议以明确毫不含糊的用词提出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受害国将采取的政治和具体步骤的范围以进行排雷活动。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已对排雷努力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它们已对秘书长设立的自愿信托基金提供了9百万美元—这是最大的贡献。此外还有过去4年在排雷工程

上所花的8千万美元,往往是作为联盟更在发展、复兴和人道主义方案的一个部分,在其中同适当的联合国机构建立了明确、有益的工作关系。最近,欧洲联盟为在阿富汗、柬埔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排雷行动直接出资或同非政府组织共同出资。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正在前南斯拉夫的《和平协定》的军事和文职实施中发挥主要作用。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通过决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联合国扫雷行动中心的工作提供460万美元的资助西欧联盟也正在考虑它对排雷所能作出的贡献。

最重要的必要性是预防的必要性—通过全世界彻底禁止来消灭伤杀地雷。

国际社会表现出不断加强决心寻求侦察和最终摧毁地雷的办法,欧洲联盟从中获得某些希望。在人道主义事务司和维持和平行动司联合支持下,丹麦政府最近主办的关于扫雷技术的会议表明,发展和使用新的专门设备将大大加强地雷受害国扫雷技术的日子已不太遥远了。

欧洲联盟在所有有关论坛,包括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常会,寻求最广泛地支持排雷技术会议的积极建议,尤其是有关阐明对人道主义排雷活动的国际标准。同样,欧洲联盟敦促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有部门合作,发展和应用适当技术以便廉价、有效和安全地排雷。

根除地雷现已成为一项国际优先事项。欧洲联盟将继续发挥充分作用确保采纳每一个机会在全世界对付和结束滥用和散布杀伤地雷,并对解决已经被这些装置所造成的问题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尼加拉瓜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斯特利翁·杜阿尔特(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代表尼加拉瓜代表团并以中美洲暂时秘书的身份,以巨大的兴趣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排雷的这次会议这是德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地雷造成的世界性问题以及其对平民百姓、对冲突后国家的经济恢复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它们对维持和平行动道路所设置的障碍表示的特殊关心。

据估计,在60多个国家中有1亿1千多万枚地雷。不仅如此,每年还有另外2百万至5百万地雷被放置。仅仅提一下几个国家,在那里,这已是真正优先的问题了,在那里有几百万地雷:阿富汗、安哥拉、波斯尼亚、柬埔寨、老挝、莫桑比克、卢旺达和索马里。在这些国家建立的排雷方案将长期需要国际援助,我们对他们表示支持。

这些武器的残忍性是令人震惊的:几千人死亡、致残、不幸遭受这种灾害的国家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其不分青红皂白的后果和在和平时期的长期后果。

面对这一令人吃惊的局势,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通过实施限制性措施进行了努力,这些措施是由许多成员国通过的关于转让、生产和减少当前地雷储存和其他未爆炸装置的措施。但是,被授权审议《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会议的结果表明缺乏来达成有关建立有效和具有约束力核查机制的政治意愿。此外,现有的延长应为关于实现彻底禁止杀伤地雷更强有力的谈判铺平道路。

这是我们在许多讲坛阐明我国对这一严重问题的立场的原因我们认为解决办法是彻底根除这类武器,以及广泛的政治努力和恒心以实现彻底禁止和排雷的持久国际合作。

1996年5月28日和29日,在马那瓜召开了关于杀伤地雷、排雷和有关人的康复的区域研讨会,该会指明杀伤地雷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墨西哥和中美洲表达了在其领土上建立无杀伤地雷区的意愿,并重申其政府和该地区各国政府促进彻底禁止生产、拥有、转让和使用这种地雷的国家政策的意愿。它们请国家议会通过法律来禁止和制裁这种地雷的制造、拥有、转让和使用,以及建立一整套准则来保障此种装置受害者的就业机会。

讲习班还鼓励各国政府及通讯媒介在受到杀伤地雷威胁的人民中广为传播有关信息,以便防止他们成为受害人,并敦促国际社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和政府人道主

义组织向中美洲国家举办的方案捐款,这些方案目的是对受害者进行再教育并帮助他们康复,以便使他们得以和在职业上和社会进行融合。

此外,1996年6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中美洲国家组织)第26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题为“支持中美洲排雷”的决议。决议强调仍然存在的地雷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即,它阻碍了广大富裕的农业地区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对受到这些致命武器影响的地区造成了边界融合的严重和不利影响。决议敦促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即常驻观察员以及国际社会继续进行合作支持中美洲进行的排雷工作。决议还满意地注意到以下会员国对中美洲排雷方案所作的重要捐款:阿根廷、巴西、智利、加拿大、哥伦比亚、秘鲁、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常驻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包括法国、德国、日本、荷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士和瑞典。

我国代表团,作为中美洲的暂代书记,同意这些会议的协议,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并持续性地增加对中美洲排雷方案的援助。

我们愿重申我们在其它论坛所提出的观点:迫切需要解决禁止出口和生产杀伤地雷这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准备愿意支持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倡议。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我们共同发起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在全面禁止这类武器前,暂时停止出口杀伤地雷的决议。我们还愿意表示对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先生7月18日所倡议的七点行动方案表示支持。

尼加拉瓜是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签字国,认识到这一国际文件的重要性,并正在采取必要步骤使其得到批准。这说明我国十分重视禁止这种武器的谈判。我们还愿意重申在本世纪结束前完成排雷任务的迫切性。为此目的,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政府正在各自的国家内继续努力。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使中美洲排雷的艰巨而昂贵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而作出重要贡献的会员国表示感谢。

由于签订了佩林达巴、拉罗汤加和曼谷条约、南极条约以及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地球上已经有了四个非核区。如果在核领域的困难问题上能取得成就,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西半球宣布为无杀伤地雷的地区呢?让我们共同努力保证在新的世纪黎明时,我们人民能看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而实现和平吧。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日本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小和田恒先生(日本):滥用地雷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最紧迫和危险的问题之一。数字是惊人的:在世界的68个国家,主要是在冲突地区内,遗留着一亿多枚未清除的地雷。每年还要布放二百万至五百万枚地雷。这是一个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造成了无辜平民人口的不可言喻的苦难,而且继续对冲突后的国家重建和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

重要的任务是国际社会应该作为整体处理这一严重的局面,因为受到战争残害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独力解决这一问题。在联合国这方面,从1994年至今,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例如通过召开会议审议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以及通过日内瓦国际排雷会议建立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我国代表团相信联合国必须动员其力量继续加强这种努力。我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倡议召开安全理事会这一正式会议表示赞赏。

日本已向联合国在柬埔寨、阿富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其它地区的排雷活动捐赠了2000万美元。去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排雷会议上,日本又向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认捐了二百万美元。这笔款项已经于今年三月支付。

在那次会议上,我强调有必要加强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清除武装冲突得到解决的地区中遗留的地雷,并加强努力阻止在将来使用地雷。

特别是,日本在日内瓦会议上强调指出国际社会在解决现有的地雷问题的同时,必须以综合的方式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重点应集中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以联合国为协调中心,加强国际机构的排雷活动;二,促进发展侦测和排除地雷的新技术;三,加强对地雷受害者康复的国际援助。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在里昂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曾

倡议明年年初在东京召开一次高级官员级的国际会议讨论这个三头并进的努力。

但是我们的努力不应该局限于以上的范围。我们必须解决根本的问题：即，使用这个称为杀伤地雷的非人道武器的问题。重要的是应将排雷活动和迅速而坚决的防止地雷进一步扩散的行动结合起来。否则，国际社会投入排雷的金钱和努力将被大部分浪费掉。

今年春天日内瓦召开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的审议会议决定在常规武器公约的框架内加强限制使用和转让杀伤地雷。应当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内出现了新的势头，要求全球禁止使用杀伤地雷。日本政府决定支持这一国际努力。

实际上，日本去年6月份宣布，在达成全球禁令前，它已决定自己采取以下主动行动：日本将适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将它的杀伤地雷改建成自行销毁地雷；日本不计划新近购置非自行销毁杀伤地雷；日本不会在战争中使用非自行销毁杀伤地雷，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使用是被更加严厉的地雷议定书所允许的；日本将立即进行对该类杀伤地雷替代品的研究，以致于不危害平民。

据此精神，日本政府希望和具有同样想法的国家协作，联合行动，争取一项杀伤地雷的全球禁令。

在这方面很有必要回顾，如果我们认真努力，从生产国家到冲突地区地雷的商业转换问题就不得不是我们要仔细研究的主题。日本一向严格遵行不出口地雷的政策；它强烈敦促其它国家也一样效仿。

让我现在转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一个具体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地雷的问题只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和以地雷对民族重建和发展所造成的障碍的意义上来讨论的。的确，地雷对建立持久和平会呈现主要障碍，而持久和平是冲突后局势民族重建和恢复的先决条件。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会严重影响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人员的安全和保障。正如我们在柬埔寨、戈兰高地以及卢旺达所看到的那样，扫雷行动有时对促使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圆满完成其任务是不可缺少的。这样，在考虑将来维持和平行动时我们非常合理及恰当地牢记所审议局势的这一方面，并在诸

如监督部队脱离和停火的除属维持和平职能外,在他们的任务中酌情增加一项扫雷的职能。这将带来更多好处:在导向全面的冲突后期重建和发展的过渡期,通过创造一个安全的可以工作的环境对和平建设活动作出贡献。牢记这点,我国代表团支持德国对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构架内考虑排雷职能的提议。

最后,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目前在安理会的正式协商强有力地推进,建立一个争取对该可恶武器采取全球性禁运的真正有效的框架。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赫尔特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杀伤地雷是战争中通常使用的最恶毒的摧毁武器。在冲突结束后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它们继续散布恐怖。我们都应认识到,杀伤地雷的军事效力远远低于它们在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代价。多年来,挪威一直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扫雷任务,并对广泛不负责任的使用地雷的后果有着第一手经验。一个由所有国家参与的大胆集中的行动非常有必要。

我们因此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就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扫雷的问题的公开辩论。鉴于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和地雷使用对这些行动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直接的问题,我们相信在安理会的构架内讨论维持和平任务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是非常有用的。悲惨的事实是多年以来,数以百计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被地雷炸死或炸伤。一个持久的问题是冲突各方使用地雷对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造成极为严重的阻碍:它造成严重的拖延、削弱行动的效力,并且造成严重的额外经济负担。

秘书处正在作出重大努力,为维持和平行动扫雷协调有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我们热烈欢迎并鼓励这些努力。维持和平行动部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门之间的合作尤其重要。当规划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时,对扫雷活动各个不同的方面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我国代表团同意欧洲联盟在这方面提出的有意义想法,而我们同样支持对这一问题在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内举行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在一些冲突的地区,扫雷也是争取持久和平和重建发展条件的整体行动中的重要环节。扫雷以及防止地雷重新使用的措施都是广泛的裁军措施的一部分,因此应该象秘书长在他的和平纲领补充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冲突后期和平建设的情况下得到考虑。

杀伤地雷问题有一系列的不同面:它造成一个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它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有直接影响;它是一个严肃的裁军问题;并且它还有一个发展方面。它因此应该在一个广泛的全面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今天在此框架内的讨论是需要这种全面解决办法的增强意识的重要表现。挪威政府认为,对杀伤地雷灾害的唯一合理的人道的反应就是全面禁用和消除。挪威是一贯提倡全面禁止生产转让和使用杀伤地雷的国家之一。在1995年6月,我们对杀伤地雷的生产、库存、转让和使用宣布了暂订。现存于挪威军事库存的所有杀伤地雷将被消除和摧毁。根据现今的计划,这项工作将在今年的10月1日前完成。挪威希望它的榜样会对现行的禁止杀伤地雷的国际行动增加重量。

今年早期举行的《禁止或限制某些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的结果远远低于我们的期望。经修订的第二项议定书,关于地雷议定书,没有禁止杀伤地雷,在对平民进行临时保护的地方没有象我们和其他人希望的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这很令人失望,它并未阻止我们欢迎修订的协定书,把它作为走向有法律效力的全球禁令的重要第一步。我们相信缔约国的年度会议和2001年的下届审查会将提供重要论坛,对实行全球禁令保持政治压力。

我们坚信,审查会议的结束只是一个县挑战进程的开始,如果要充分实现人道主义目标,就需要持久的和全面的努力。在这方面,有三点必须提出。

第一,30多个国家现在主张全面禁止杀伤地雷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一致努力将是继续反击这些武器的最有效的方式。今年秋天即将在渥太华举行的会议将提供重要机会,讨论实现全面禁止杀伤地雷的共同战略。这种战略应包括具有实现全面消除这类武器目标的具体短期和中期目标的行动计划。我们希望,渥

太华会议将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国家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

第二,为了发展和加强这个运动的势头,挪威愿看到即将召开的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产生一项强有力的决议,体现拥护禁止的国家的目标。应该保持大会有关排雷的现有协商一致决议。

第三,挪威准备参加关于彻底禁止杀伤地雷的谈判。这些谈判应该尽早开始。

除这些政治措施之外,应该作出加强在世界各地进行排雷活动能力的务实努力。挪威政府愿看到这种努力的迅速增加,主要目的是在当地一级加强永久性设施和办法。应在防雷,探测和扫除地雷的活动方面发展当地专门知识。挪威到目前为止在一些国家训练了1 000多名扫雷人员和400个防雷指导员。挪威政府在一些国家与排雷有关的活动中花了2 000多万美元,而且我们打算保持或增加这种支持水平。

我们必须向已改进的排雷技术注入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为生产新式武器拨出的资源远远地超过整治它们所造成的损坏的资源。挪威即将在前南斯拉夫开始一个试验性排雷方案,使用在挪威发明和由一家瑞典公司开发的排雷机器。预计这部机器将急剧加快清扫旷野,或者引爆地雷,或者把它们绞成无害碎片。

我们应加强联合国发起和协调全世界排雷活动的的能力。联合国还应为排雷活动提供资金。挪威向联合国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捐献了130万美元。挪威还准备通过挪威应急制度(应急制度)向联合国排雷行动援助方案的后备能力提供专家人员。

在处理地雷问题时,我们认为用具有最大实际效果的措施来支持政治立场最有利于人道主义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使人道主义关切服从军事要求。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拉圭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贝尼特茨·萨恩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项目是极为重要的。杀伤地雷是全世界广泛使用的毁灭性武器;这类武器特别糟糕,因为它们滥杀滥伤并甚至在导致埋布地雷的冲突结束后继续长期造成死亡和破坏。

国际机构收集的数字是可怕的:阿富汗有超过1 000万颗地雷;安哥拉有近1 500

万颗；柬埔寨有800万到1 000万颗；前南斯拉夫、乍得、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危地马拉、莫桑比克、卢旺达和索马里有几百万颗。这个名单还包括埋设过地雷的65个国家。

国际社会在排雷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其结果被每年埋设更多地雷者的努力抵销。强调这个差距并记住美国常驻代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大使的话是重要的，她把杀伤地雷称作为慢动作武器，其有害作用在冲突停止后多年继续存在，对人的摧残不分年龄、信仰或政治倾向。

在维持和平行动框架中，联合国对受害国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援助方案，不但包括排雷任务而且训练当地人员和帮助平民识别地雷的存在，传播有关地雷危险的信息，以及进行旨在削弱，尤其是通过治疗和复兴削弱地雷影响的活动。

在这方面，各会员国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派遣国，乌拉圭分担联合国的努力，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为现场部队提供安全和治安，在复杂的任务中支持实施大规模排雷方案。

具体地说，乌拉圭特遣队参加柬埔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行动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中进行合作的明显例子。在安哥拉的特殊情况中，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联安核查团）的活动产生了具体结果：开辟了近6 000公里道路，由联合国部队核证或扫雷。

乌拉圭参加了中央扫雷行动办事处和扫雷训练学校的设立和运作。最近，该校的一名乌拉圭教员费尔南多·波拉杜拉上尉在履行职责时严重受伤。到目前为止，三个乌拉圭人在地雷爆炸事件中伤亡。

乌拉圭是关于暂停出口杀伤地雷和协助排雷的大会第50/70号和第50/82号决议的提案国之一。在此我们还赞扬实现协商一致建议的努力。

我国已经反复地申明反对贩运、储存、出口和生产这类武器。因此，我们对一些代表团提出的想法特别感兴趣，这些想法使之可能举行今天的辩论。

我特别指出德国关于不使用杀伤地雷的七点建议和关于今年5月在维也纳通过的地雷问题修订《议定书》在全世界立即生效的建议。我们欢迎导致单方面无限期

暂停出口各类杀伤地雷的措施。

毫无疑问的是,德国的关切,即安全理事会应提议把排雷列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任务是一个很好的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马勒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祝贺你担任这一崇高的主席职务。我还要转达我们对德国代表团的深切谢意,感谢它为我们提供一次处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的机会。巴基斯坦作为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大部队提供国之一--至今是最大的--一贯促进这种行动中的排雷活动。

在世界各地地区的60多个国家中任意埋设1亿1千多万枚地雷,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它构成的问题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由于目前布雷速度远远超过排雷速度,这一问题也就继续恶化。每个月有800多人被地雷炸死,大多数是无辜的平民。致残和伤残的受害者人数甚至更高。所以,地雷已成为一个造成世界范围灾难的问题。

尤其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国际地雷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极大。在一个布满地雷的国家中部署维持和平人员,到处面临着对其生命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这种危险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工作。维持和平人员同平民一道,也成为无规则地散布的地雷的受害者。地雷是在前南斯拉夫某些地区服役的联合国士兵死亡的第二主要原因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同样,在安哥拉,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无法有效地监测停火协议,因为他们的活动受到未发现地雷威胁的限制。

巴基斯坦维持和平人员也不幸受到滥用地雷的后果之苦。就在今年6月,我们的一名在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中服役的现场监督员,在进行排雷活动中严重受伤。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为了两个主要目的进行排雷,第一,确保从事维持和平的安全环境。第二,完成其任务的其他方面。例如在柬埔寨,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包括举行选举,因此排除了投票场所的地雷。在安哥拉,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的一部分是恢

复人民的行动自由,并建立当地的排雷能力。

虽然这两个目标是主要关注,然而在不超出维持和平行动的范围情况下计划排雷不是谨慎之举吗?我们都知道,排除地雷是一个国家复原和重建的先决条件之一。排雷行动可以旨在使遍布地雷国家的平民摆脱这种灾难。

因此维持和平行动与人道主义方案之间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继续列入尽早确定综合排雷计划的资金,会有利于未来的维持和平行动。为了确保以协调方法解决地雷问题,从一开始就把维持和平的排雷活动与人道主义活动密切相联也是重要。这还将确保在维持和平任务到期后继续进行与地雷有关的活动。

我们认识到:排雷行动是缓慢、痛苦、昂贵和危险的。联合国秘书长也承认,排雷的初期费用常常是很高的,因为一项排雷计划可能需要建立几乎所有其基础设施。然而不摧毁这些地雷的人代价,证明是更加昂贵的。地雷爆炸使数以千计的人丧生,由于修补基础设施工作受到妨碍,人道主义救援运输中断以及有组织的社会陷入混乱,整个地区就丧失了基本的服务设施。

国际社会应提供赠款与捐款,以便为在各项行动中进行的排雷活动提供充分的资金。还应把受过培训的人员、设备、现代化技术和其他设备供联合国使用,以加强联合国的待命排雷能力。

巴基斯坦认为,排雷的费用分摊,必须基于布雷者需为排除地雷承担主要责任的原则。绝不允许因任意布雷而带来灾难的方面离开屠戮现场。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只要在任何地方查明滥用地雷者,就应当让他们为其造成的破坏性痛苦付出代价。

最后,我要重申:巴基斯坦虽然继续奉行其积极参加所有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作用的努力的一贯政策,但认为我国部队的安全是一个优先事项。因此,巴基斯坦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加强联合国尤其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能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克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博哈叶夫斯基先生 (乌克兰)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们有充分理由感谢你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专门讨论联合国维持和平中的排雷问题的公开会议。我们认为, 审议这一具体问题是及时和重要的步骤, 因为地雷问题早已超出人道主义的考虑, 正如世界上“热点”最近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 它在任何进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地方都占有显著地位。地雷日益给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造成严重问题。

使用地雷影响到执行本组织任务的各个方面。未排除的地雷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部署进程极度复杂化并缓慢下来, 并使它们忠诚地服役的条件极为危险。归根结底, 所有这些因素破坏了联合国旨在防止和解决冲突的努力的效力和效率。还应当指出, 使用地雷除非常有害于维持和平任务之外, 还在各个国家今后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在冲突地区使用地雷及其对平民和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造成的不利影响, 引起乌克兰的特别关注。

数字不言自明。仅在前南斯拉夫的几年冲突中, 地雷爆炸使2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亡, 200多人不同程序受伤。此外, 几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是这一危险的潜在受害者。

因此, 我们深切相信, 现在已是时候应大幅度改变我们对这一非常复杂问题作法。

乌克兰代表团认为, 扫雷问题应成为计划和执行任何维和行动的一个组成内容。进行扫雷能力的时机、阶段和条件的问题还有待回答。毫无疑问、在一个国家的扫雷活动只有当冲突各方可靠地无法取得地雷时才有理由进行并才会有效。理想的做法是, 应在武装冲突已经结束并通过政治手段处理其根源时才应十分积极地采取这些措施。

在诸如安哥拉和前南斯拉夫等布满地雷地区的维和特派团不久前取得的教训证明, 在实地部署维和人员之前, 在行动地区进行清查和扫除地雷活动已是全面部署特派团的重要前提, 因为维和部队只有在已知道没有地雷的地区才能切实执行他们的

任务。因此,应进一步考虑在全面部署一项行动之前向现场派出前沿扫雷部队的问题。

我们的意见是,向冲突地区更经常地派出人道主义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的联合特派团的作法是值得的。可以向他们托付以下任务:评估各国地雷问题的规模并相应地制订在这些领土上扫雷的最有效的援助方案。

还应该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在武装已经结束但地雷继续严重破坏实现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努力的国家中建立扫雷中心。在冲突后缔造和平阶段,这些中心可以作为可贵的训练机构运作,加强该国在扫雷进程中的能力。

我们欢迎在维和行动部内建立一个汲取教训单位的想法,并希望得到对联合国在扫雷行动中取得的经验进行透彻分析的相关资讯。

处理改进现有扫雷技术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当前,在世界某些地区潜伏着等待伤害人们的大批地雷的数量超过居民的人数时,动员科学和物质资源创造最新扫雷技术看来是个极为紧迫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参加这一项目的讨论决非偶然。乌克兰大力支持旨在消除与地雷有关的危险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国宣布自动实行从1995年9月1日起暂停出口杀伤性地雷四年。另外,我们仍然深信所有国家宣布全面暂停出口杀伤性地雷能大大有助于解决所有有关使用这些危险装置的问题。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地雷的破坏性影响大大超过其短期的军事好处。

乌克兰也十分重视扫雷国际合作。乌克兰桥梁公司参加在安哥拉的维和行动,那里由于存在大量地雷而造成一种十分严重的局面。因此我们的军队除了完成他们直接的任务外,必须进行扫雷行动。此外,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乌克兰的工兵部队也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进行扫雷活动。

同时,乌克兰有一个扫雷训练中心,提供所有必要设施训练这方面的外国专家。

我谨借此机会宣布乌克兰准备按照具体条件提供其军事部队的特殊部队参加在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双边基础进行的扫雷行动。

但是,显然只有乌克兰的所有这些努力是不够的。未经清除的地雷这一全球问题十分巨大,其人道主义后果破坏性极大,只有通过有关会员国的共同努力,彼此相互密切合作,在这个问题才能取得重大进展并将最终清除这些死亡的种子。

我预祝我们大家在这一崇高努力中取得成功。我们越快行动就能拯救越多的无辜人命。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个发言者是澳大利亚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米拉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欢迎这次辩论向会员国提供了发表他们在这一十分重要问题上观点的机会。

安理会在回应秘书长1995年2月《和平纲领》续编的一项声明中发表了对地雷这个总问题的看法。安理会在声明中支持限制杀伤性地雷以及处理已经埋设的地雷的努力,并明确欢迎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决议。

安理会也重申对存在地雷和其他未爆炸装置所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问题的深刻关切,并强调必须由有关国家在国际社会援助下加强扫雷努力。

澳大利亚密切关心地雷问题,而且我们已同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扫雷和善后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我们的活动包括扫雷、训练和认识地雷项目、援助地雷受害者和提供假肢。这些项目的一个组成内容是向当地人民转让知识和能力以使他们能减少对平民尤其是儿童的伤害。

我国对这些项目的援助从1993-1994财政年度的180万美元增加到1995-1996年度的近580万美元。这一捐赠的大部分是给柬埔寨这个我们地区受地雷之害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也大力援助由人道主义事务部在其他受地雷之害严重的国家——莫桑比克、安哥拉和阿富汗——协调的方案。

我们没有忽视一个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是同样严重的问题,在三年中向联合国信托基金捐赠70万美元作为在老挝清除尚未爆炸军火之用,而这是该国巨大苦难和发展障碍的一个长期原因。

鉴于地雷问题的各个层面,我们欢迎在今天这场关于排雷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课题的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

现阶段,我们本身对于该课题的想法仍然是一般性的。但是很清楚,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规划工作应该包括进行排雷行动的需要。规划者需要解决排除地雷在作业行动上对于履行特派团任务职能,包括保护维持和平部队和确保行动自由是否必要的问题。或许需要在维持和平的任务规定中对扫雷讲得更加具体。我们要考虑其他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

经验显示,一项真正的全面的政治解决应该具体解决缔造和平的各种要素,排雷是其中的一个必要部分。

因此,安理会应该抓住机会,在与一项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决议或者声明中,明确地谈到人道主义扫雷的问题。然而,是否把它看作是维持和平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包括根据所涉财政影响进一步考虑。

目前,我们的判断是维持和平行动部和人道主义事务部,不论是在总部还是在实地,在它们各自参与的扫雷活动中协调良好。但是我们注意到,有些会员国认为需要进一步澄清它们的作用。

一般而言,从一个维持和平排雷方案过渡到一个人道主义方案,需要经过仔细的管理和良好的协调,包括同非联合国的角色磋商。

正如会员国所知,严格地为了眼前的维持和平需要而排雷同长期的人道主义排雷,在许多方面可以是不同的。对于当地受影响的人民来说,强调排雷为维持和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可能被他们看作是联合国未能解决迫切的人道主义问题。因此,澳大利亚认为,人道主义排雷方案,包括创造当地排雷能力,应该同维持和平排雷工作同时进行。

因此,安理会需要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协调努力,以便人道主义事务部能够开始同时规划人道主义排雷。

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资金基本上来自自愿信托基金。在特派团早期阶段缺乏这

种资金的情况必然有碍于维持和平扫雷工作与人道主义扫雷工作同时展开。

为人道主义排雷提供充分资金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关心的问题。联合国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第五委员会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就人道主义事务部的长期预算状况制订一个立场。比如,是否能用经常预算支付该部更多的核心活动,包括那些与排雷方案有关的活动?

我们认为,在没有明确的国际承诺防止布雷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精力用于排雷是不经济的。澳大利亚关切的是,国际社会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谈判中,迄今没有形成一个认真的人道主义方针。

安理会在最近延长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安核查团)任务期限的决议中,针对安哥拉政府和安盟发出信息,强调必须销毁地雷,作为继续对和平承诺的一部分。联合国应该继续重视整个地雷问题中的裁军方面。

今年4月15日,澳大利亚宣布支持全球禁止使用、转让、生产和储备杀伤地雷,并宣布澳大利亚国防军停止在军事行动上使用杀伤地雷。我们将在若干论坛上坚决争取实现全球禁止杀伤地雷的目标:即在大会上,在裁军审议委员会上,在裁军谈判上,以及在《非人道武器公约》缔约国的今后会议上。我们期望10月份在加拿大举行一次赞成禁止国家会议,预期会上将确定实现这一禁止的战略。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克罗地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和发言。

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要祝贺德国代表团认识到这一严重问题的迫切性和国际社会对该问题的关注,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非常适当的建议,并及时地召开这次会议。今天我们会聚在这里的这一事实说明,我们各国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有明确的政治意愿,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回顾在这次之前召开的多次会议和大会,虽然在认清地雷危害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专家们已经确定了排雷问题,各国中的排雷行动使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又被用来勾划可能的解决办

法。已经商定更加广泛地禁止和限制地雷,有些国家更进一步,在它们的武器库中禁止杀伤地雷。这些都是正确的步骤,而且我们认为,它们终将使我们能够实现彻底消除这一武器的共同目标。

不幸的是,这并不能改变仍有8 500至110 000万杀伤地雷和其他地雷埋布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中的事实。安理会可能知道,克罗地亚共和国直接受这一问题的影响。根据目前的估计,克罗地亚13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埋着300万颗地雷,或者说,每一平方公里上有2 300颗地雷。还有10万多颗未爆炸的炮弹和弹药散布在这同一地区,它们所造成的象地雷一样的危险,使地雷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对克罗地亚来说,消除地雷不仅仅是可取而言,而且是绝对必要。根据最近的经验粗略估计,需要2 000人直接从事排雷工作8至10年,才能在我国领土上完全排除地雷。在这之前,用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1995年7月6日在日内瓦国际排雷会议上讲的话说:

“村庄被布下地雷,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就无法返回家园;农田被布上地雷,农民就不能耕作和收割庄稼;在电线、公路和灌溉系统被布上地雷,发展就一筹莫展。”

虽然克罗地亚现在正在积极争取克罗地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但是,这些人要重新恢复正常生活还要相当时间。我们要指出,排雷应该成为冲突后恢复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同维持和平行动的不可分割地相连,不论它们是不是联合国的行动。考虑到排雷不仅对维持和平部队和返回家园的平民非常重要,而且对恢复一个被战争蹂躏破碎的经济结构非常重要,如果届时排雷工作不能取得重大进展,可能影响一场和平行动的总体成功或者失败。如果领土上地雷不被排除,维持和平行动就不能帮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不能帮助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也无助于援助的分发。

克罗地亚欢迎联合国和秘书长在必要地区设立国际扫雷中心方面作出的努力。在这方面,克罗地亚目前正在讨论在萨格勒布设立扫雷行动中心。

克罗地亚希望通过扫雷行动中心在扫雷过程方面与其他国家取长补短。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其他国家将通过在本国的环境中为自己执行在克罗地亚证明是成功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克服不足来获得收益。为此,克罗地亚准备与其他国家的一些扫雷方案一道努力,以改进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相互交流。我们认为,能够加快扫雷过程的任何援助,无论是财政或技术援助都将得到很好的回报。

此外,我们要建议联合国通过其目前和以前的维持和平行动采取行动,成为排雷活动的全球协调中心。这样,一个联合国排雷协调机构可促进交流有关所使用的各种类型地雷的资料,以及处理排除这些地雷的最好和最有效方法;交换负责排雷的技术人员;以及交换经证明是排雷所必需的设备和其他材料。

任何国家的排雷过程都是漫长和艰苦的,如果没有适当的技术、设备、教育和培训,这个过程便更加艰苦和危险。在这方面,主要的军事大国还应考虑向较不发达国家提供,如果必要的话,通过贷款提供将使排雷过程效率更高、更全面的尖端设备。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的挪威的扫雷方案确立了适当的榜样,应得到高度赞扬。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克罗地亚充分支持要求在国际上全面禁止杀伤地雷的倡议。作为这方面的第一步,我们高兴地指出克罗地亚已加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并准备签署其中包括的经修订的地雷问题议定书。

随着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对地雷问题的理解,杀伤地雷正成为各国政府和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的一个优先事项。我们希望,汇集资源和确立共同意愿将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急切期待的目标。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再次表示感谢你在召集这次会议方面作出的努力,并由衷希望会议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哥伦比亚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瓦加斯·德洛萨达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秘书长在1995年11月3日载于文件A/50/701中有关大会第五十届会议议程项目70的报告中指出:

“实际上,地雷是慢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它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滥杀滥伤大批的人。”(A/50/701,第5段)

没有比这更恰当或中肯的定义了。

地雷不仅在冲突期间和冲突之后导致伤残和死亡,而且给整个国家造成破坏性后果,阻碍经济重建和正常化工作。地雷不认和平协定和停火,继续对所有人发动长期的战争。

在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的64个国家里,遍布着大约1.1亿颗地雷。每年又布下200万到500万颗地雷。此外还储藏着1亿到1.5亿颗地雷。鉴于最近几年里国内冲突的大量增多,地雷问题有了新的层面,它们的滥杀滥伤后果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过去二十年里在国内冲突期间布下了6 500多万颗地雷。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每个月地雷造成8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农民、妇女和儿童,数以千计的人受伤或致残。因此,扫雷是一项当务之急,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以克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困难。

每一颗地雷可以为销售者带来3美元到15美元的利润,但要排除这颗地雷却要花费受影响的国家300到1 000美元。按照这个费用计算,排除已经埋下的1.1亿颗地雷将要花费330亿到1 100亿美元。这还没有把无法弥补的人命的丧失和伤残,以及医疗、安装假肢及康复的庞大费用计算在内。据估计有25万受伤或致残的人需要安装假肢。

如果地雷的扩散在1996年能够停止,按照目前的供资数额和排雷速度,从地球上消除所有地雷将需要1 000多年。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的真实程度。

我要简短地提到1995年9月6日秘书长提交的载于文件A/50/408中的关于协助扫雷问题的报告,尤其是题为“为政治解决采取行动”的第五章。该文件强调:

“在过去一年中,大约清除了10万颗地雷,但却新安置了200万至500万颗地雷。这些数字突出表明,这不是一个静止的问题,而是一个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它们还说明,即使是以期望的加快的速度进行,单单是排雷本身并不能解

决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协调政治努力,制止地雷进一步扩散。”(A/50/408,第100段)

显然,如果不能制止地雷的扩散,将不可能解决地雷这一全球性问题。履行这一使命的最好和最有效的办法是全面禁止所有地雷的生产、使用和转让。在我们等待这一禁止生效的时候,不幸的是,时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正在飞速逝去。

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旨在减缓地雷扩散的所有措施。每个国家正在国内行使主权,以其有限的资源和它所能担负得起的技术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然而,鉴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迫切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哥伦比亚一直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中美洲排雷项目方面给予合作。

我们认为,设立协助扫雷自愿信托基金是向前迈出的一个积极步骤。国际社会期待着过去曾从地雷交易中获益,现在最起码应该担负这方面道义责任的那些人增加对该基金的慷慨捐助。

联合国必须发挥有效和积极的作用,向受害国家提供帮助,必须与已经在开展类似工作的区域组织协调努力。然而,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明确和有力地促成根本的解决办法:全面禁止所有地雷的生产、使用和转让。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匈牙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纳通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加入了欧洲联盟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排雷问题的声明,并赞同其结论。但请允许我代表匈牙利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正如我前面的几位发言者所指出的,近几年来,消除杀伤地雷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尽管国际社会作出无数和不断的努力,杀伤地雷仍被广泛使用,在解决许多长期存在的区域冲突中仍然扮演着重大的破坏性角色,对人类和社会造成重大破坏,我国代表团对此也感到关注。杀伤地雷累积量惊人,这一向是一个紧迫问题,事实上,这是一项挑战,国际上必须对此进一步作出坚决和协调的反应。

杀伤地雷不区分士兵或平民，而且几乎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武器特别危险。事实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据估计，从安哥拉到波斯尼亚，在广阔的土地上，有1亿多枚未排除的地雷，威胁着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其中包括许多无辜儿童。

联合国执勤人员也不能幸免于地雷之害。提供部队的国家非常了解其士兵、警察或平民观察员以及其他官员在各冲突地区执行各项任务时面临的潜在危险。每年约有2万人被地雷杀死或致残。去年，一名匈牙利军事观察员也在格鲁吉亚受重伤。

因此，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加强的时候，以寻求全面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解决办法，消除或至少减少杀伤地雷造成的危险。

不负责任和任意地埋设杀伤地雷甚至可能延缓或阻碍国际社会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努力，例如，我们在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行动中就看到这种负面影响。

维持和平人员行动能力有限，他们很容易陷入甚至无法保持先前和平努力的成果以及冲突可能升级的境地。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冲突各方的责任，特别是各方在使用杀伤地雷作为进攻性武器时应负的责任。

我国不能接受在执行维持和平行动期间有人使用杀伤地雷，不能接受交战双方此时不去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反而意图进一步挑起冲突。

问题不仅如此。在冲突后的恢复时期，地雷可能阻碍运送救济物资、当地居民返回家园等等，而且基础结构的重建或经济复兴行动的实施都可能被拖延。由于地雷继续阻碍国家重建进程，经历战争之苦的国家因地雷而必须进一步受苦。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加快冲突后时代排雷活动，应该更加重视如何鼓励当地参与和管理排雷行动。

我们认识到，直接受影响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开展绝大部分排雷活动，但我们也深信，在加强国际法律框架和协助会员国开展其排雷方案方面，联合国具有自己的

特别职能。

关于地雷问题的法律方面，匈牙利欢迎今年5月在《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和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第三阶段期间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这无疑是朝着正确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

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对使用和转让对平民威胁最大的种类和类型的杀伤地雷的禁令和限制。

但我国政府认为，通过一项禁止杀伤地雷的国际条约无疑会更有助于使人类摆脱这种武器的事业。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先生最近提出的倡议具有特别价值。

联合国也已经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加强国际社会可使用的手段。应该突出人道主义事务部或维持和平行动事务部，作为秘书处内这项活动的中心。

联合国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通过协调活动加强了联合国在实地以及在执行某些维持和平行动任务时的排雷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掩盖对该基金资源显然不足所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担忧。显然应该找到可靠、长期的解决办法，为这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提供资金。

鉴于我在发言中努力概述的维持和平行动与排雷问题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一种解决办法是将排雷活动纳入维持和平行动总的任务。

最后，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及时地提出讨论议程上这个问题的主张。我深信，这种讨论对安理会和全体会员国都很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塔赫特-拉万奇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讨论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问题，这个问题对联合国某些维持和平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过去几年里，由于其致命性质和连带后果，地雷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和严重关切。全世界对各国在冲突时期和冲突后时期使用大量地雷而感到震惊，对滥

用地雷所造成的可怕后果而感到震惊。

这个问题藐视人类良知，需要全面迅速解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一个受影响的国家，一向积极参加处理地雷问题的主管机构的工作，并且原则上支持任何旨在毫无例外地禁止各类地雷的真诚倡议。

我国了解冲突后排雷所遇到的许多问题的深度和严重性。在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在战争各阶段暂时被占领的伊朗领土上埋设了近1 600万枚地雷和其它未引爆装置，覆盖面积达400多万公顷。过去6年里，我们开展了大规模排雷行动，以使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能够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生活。我们已经排除在我国境内埋设的所有地雷和其它未引爆装置的三分之一。

但是，无法获得地雷分布图和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不仅拖延了我们的努力，而且给参与排雷行动人员、特别更令人遗憾地是给无辜平民造成无法接受的伤亡。

尽管近年来全球同声反对杀伤地雷，但没有人认真努力将更新的排雷技术传播给地雷受害国家，这的确出乎意料。不合理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机制仍在对各类排雷设备构成限制。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联合国需要确保任何国家都不规定限制去妨碍或阻挠获得排雷技术。同时，各国、特别是拥有必要的排雷技术和设备的国家，通知人道主义事务部各国能够向地雷受害国和联合国有关方案提供哪种财政和技术援助。对于一切旨在协助地雷受害国家获得迅速有效排雷所需的工具和技术的严肃的联合国方案来说，这些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也清楚了解地雷和其他未爆炸装置对参加人道主义、维持和平和复建方案人员的安全、健康和生命造成的严重威胁。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看到一些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包括了在维持和平行动部在这些行动方面提出的指导下进行排雷工作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必要时或许可以在未来将排雷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职能的一部分。

这种排雷工作无疑范围有限。经验和历史表明，维和行动结束后地雷造成的问

题仍长期存在。因此,大会继续健全行动方针的活动以便在冲突后时期在受害国家排雷,为恢复正常生活和发展铺平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方面应该足够地重视联合国各部门、方案和机构进行排雷活动的不同性质。而且,无论是维和行动以内还是以外的排雷活动,都应该与《联合国宪章》、特别是与充分尊重各国主权、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原则相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个发言的人是印度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辛格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倡议就各部队派遣国都关心的问题召开本次公开会议。

我们今天看来都认为地雷危机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正如前面几位发言的人指出的,保守的估计认为世界五大洲部署了一亿一千万枚地雷,平均每星期造成500人死亡。国际社会每年能够排除10万枚地雷,但同一时期却有200万到500万枚地雷又进行了部署,这就生动地揭示了这一危机仍在不断加剧。

地雷无疑是冲突和战争的产物,但其影响在停战后长期存在。地雷不仅每年炸残大约2万人、炸死1万平民,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破坏性极大的严重消极影响。地雷干扰了社会服务,威胁到农业,造成重要基础设施的瘫痪,也使人们无法重返家园,加剧了饥饿与贫困问题。因此,各项排雷方案都应正视地雷所造成的实际、心理、社会和经济后果。

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排雷只是针对滥用地雷采取行动的一个有限的方面。正如秘书长在向大会第50届会议提出的报告(A/50/408)中指出的,维持和平部队参与排雷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进行维和创造安全的环境,二是在仍有必要排雷时履行维和任务规定的其他内容。

参加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的印度部队自1991至1993年刚果行动以来就一直参与排雷的活动。在最近的柬埔寨和索马里维和行动中,印度维和分队包括了排雷专家,他们参与了为排雷开路和实际的排雷。在柬埔寨,印度专家帮助训练了平民,同

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建立了资料库,建立隔离区以及使当地群众认识地雷。在联合国当前最大的维和行动的安哥拉,印度工程兵分队参加打通交通干线,为维和人员的行动创造方便。

参加维和行动的印度步兵营都配置排雷专家。这符合印度支持联合国排雷努力的一贯承诺。也正是本着这种承诺,印度向联合国排雷行动自愿捐助了5万美元的实物,采取的方式是由印度专家提供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将包括建立地雷控制中心,派全部武装的人员参加侦雷队、排雷监督队和咨询队。

排雷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同其他国家一样,印度部队在为国际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遭受了伤亡。但是,由于在某些维和行动中“兰盔”是唯一现有的能够进行排雷的有组织团体,他们将这任务看作是其广泛目的的固有的一部分。

但是,确定维和行动排雷的范围还需要牢记,军事人员进行排雷本身受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包括时间有限,因为排雷是成就其他目标而不仅仅是排雷的一种手段;第二,接受军事排雷行动的要求并不包括辨认并销毁所有的地雷,任务更多的是为排雷开路;第三,在联合国财政拮据和对主要部队派遣国债务日益增加的时期,军事人员主要参与排雷活动财政方面的含意带来的限制;第四,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实现重建的一项长期发展活动,各专门机构已经从多种渠道入手接触这一问题,这方面努力可能产生的重迭。相对而言,维和行动的任务规定本身决定了这些行动的期限是有限的,不能指望有长远的观点;第五,秘书长在报告(A/50/408)中所提向民事管辖和国家管辖转让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能力方面的固有限制和困难;最后,联合国排雷方面的重大倡议的需要并不总是同部署维和行动的要求一致。

事实上排雷并不仅仅有助于军事上的解决,也不能将其局限于维持和平行动。事实上联合国最早的排雷主动行动之一是1989年在阿富汗进行的,那里并不存在维持和平任务。在柬埔寨和莫桑比克的排雷活动继续是联合国介入的主要目标,尽管维持和平行动在这些会员国早已结束。

如秘书长所说,地雷对受害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使排雷成为一个国家

在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的组成部分。排雷活动要成功持久,就必须以综合方式处理整个问题并同时处理其所有各个方面。因此,需要从重建和改善受地雷之害变得衰弱国家的人民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动。

在这方面应再次强调,维持和平行动同缔造和平活动之间有着内在和结构上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统一性无疑是可能的。但是,就联合国系统而言,冲突后的缔造和平活动的责任必然应转给大会,因为根据《宪章》,它负有全面任务和职责。

处理地雷问题在一个水平要求将我们的资源凑在一起以全面方式发起排雷,同时其他水平也要求通过具体步骤,如禁止转让和禁止在内部冲突中使用,加强反对地雷的准则。这种集体、广泛的步骤将渐进地使我们走向面对这一艰巨问题的挑战的共同目标成为可行之举。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马来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你主席先生,倡议召开安理会这次正式会议讨论联合国维持和平框架内的排雷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地雷在世界各地扩散的惊人,以及世界上某些武装部队不断使用地雷,安理会的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和及时。现在我们已熟悉在本大厅内引用的有关地雷的统计数字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在此重复,说这点就足够了。这些武器每年使估计2万多人被杀或致残,主要是平民--其中很大比例是无辜儿童和妇女,他们在布满杀伤地雷的土地上玩耍或谋生,使生命冒着风险。在最近发生冲突的国家中,几百万这种可怕的武器埋在地下,等待不怀疑心的受害人将其引爆。

这些统计数字尽管惊人,却并未讲述全部悲惨的故事。它们未以生动形象具体告诉我们地雷对受害人造成的可怖伤害和死亡,或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赞成的巨大代价,其中大多数国家早因长年冲突而一贫如洗。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的伤亡人数是巨大的,确实是无法数计的,而且在冲突结束后伤亡还长期继续着。由于这些地雷,本来是可耕的大片土地荒芜未耕,即使严重缺少土地以生产粮食来填饱上百万

人肚子的地方,许多情况也如此。这种可悲的情况使许多受害国陷入更大的贫困和依赖外援的深渊。排雷的昂贵费用使这一情况更严重,排雷费用使有关国家的国库枯竭。这些残酷、滥杀的武器如此大量地散布在世界各地(有些估计认为可能要一千多年才能完全清除),使人们应该对使这些地雷的使用合法化的现有军事理论予以认真的重新思考。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马来西亚同其他国家一起呼吁作出认真努力来解决地雷危机,我们认为这是具有全球规模的灾难,需要整个国际社会一致、协调行动。我们要敦促不断提高全球对这些破坏性武器所造成致命问题的认识,以确保不会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和使人丧失能力的作用保持缄默的密约。

作为越来越多介入全球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马来西亚自然关心其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我们一贯认为,如果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要有效履行其任务,他们就必须有充足自卫武装。他们还必须得到充分保护并尽可能远离伤害,并不要不必要地暴露在会被这些地雷炸掉的风险之中。因此,重要的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应包括排雷演习,使之成为这种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联合国自大会第四十八届常会经协商一致通过各项决议后所已经采取的措施。诸如在好几个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中包括了有关排雷工作和加强维持和平行动司同人道主义事务司之间在这些行动方面,加强协调,这些应大力有助于增强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我们欢迎在当前和未来的维持和平行动中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措施。

但是,马来西亚的关切超越了维持和平部队出兵国的关切。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同情地雷受害者的苦难--如我们的紧邻柬埔寨,它严重受到这一悲剧的影响--愿为改善其苦难作出贡献,并愿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共同努力找到这个问题的早日解决办法。

我们从以下情况可得到一些鼓舞,即国际社会正在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其结果是政府和公众对于寻找具体措施来结束地雷灾害的关心不断高涨。令人欣慰的是看到这个问题今年初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

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议会议上得到处理,其结果是对有关地雷的议定书进行了修正。马来西亚欢迎修正的议定书得到通过,这是对改进有关地雷的现有法律的巨大贡献。然而,尽管这些措施受到欢迎,它们只是半措施,还没有达到完全消灭地雷的最终目标。马来西亚认为,只有彻底禁止杀伤地雷才会结束布雷的悲惨后果,因此大力支持在全球禁止这些非人道武器的努力。在产生这一结果之前(我们希望它将在不太久的将来实现),马来西亚将把责任放在生产地雷国家的身上以确保更严格的机制来管制这些武器的生产和转让。在这方面,我们应认真考虑在未来扩大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中包括这种转让的可能性,以利于鼓励军事问题的更大透明度。

在赞扬你,主席先生,倡议在本次安理会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个重要问题之时,我国代表团欢迎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先生阁下最近宣布的七点行动纲领。

我们认为这项行动计划是减轻这一全球性悲剧后果的重大贡献。我们还欢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倡议,以及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例如加拿大和日本以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解决这一全球问题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马来西亚强烈希望参与这些努力,并愿意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寻找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持久解决办法只能通过全球禁止这类武器才能实现。

显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大国的作用是关键。大国应当表现出明确的领导作用和严肃态度,以推动进程。它们应当以榜样进行领导,并明确承诺将这些武器从它们的武器库中分期清除出去。但是我们希望分期清除过程不仅涉及低科技的地雷,还应包括高科技的地雷,最终达到禁止所有的地雷,以保证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没有区别,一视同仁。

主席:根据会议先前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瑞士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在安理会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毛雷尔先生(瑞士)(以法文发言):瑞士常驻观察员愿意感谢安理会主席倡议召开这次会议,使愿意在这一具有声望的机构中发言的国家能表示它们对抗地雷祸害

的决心。

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在冲突已经结束了之后很久,仍然有数以千计的无辜人民继续受到这些致命武器的杀害和致残。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不能被认为是无法避免的。

只有通过各国的坚持不懈的政治决心,在排雷的领域里建立真正的国际协调,才能结束这一局面。瑞士政府认识到联合国过去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各国对它的要求,愿意在此向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表示敬意,红十字委员会的人道主义行动正在每天面临着地雷的威胁。

鉴于在60多个国家内地雷的数目达到了一亿一千万枚之多,完全失去了控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协助清除地雷必然成为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援助组成部分的国际合作的首要优先任务。优先任务使得形式是进行大规模的排雷活动。确实,在一个每天都有地雷杀人或伤人事件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恢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框架内的责任使它成为协调这种努力的当然机构。为此目的,联合国应该拥有为此任务而设立的机制,并应获得财务的拨款,使它能在形势要求和允许的条件下采取行动。只有在国际社会决定排雷援助具有紧迫的性质并赋予全球性的重要地位,联合国才能实施其授权。

鉴于以上观点,瑞士政府将提高它对国际排雷援助的捐款。我们将增加对各种排雷方案的自愿财务捐款,提高地雷问题的认识,以及我们已经支助的帮助受害者康复的方案。瑞士政府还将继续支助

发展人道主义的排雷技术。它还将致力于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提供有能力的工作人员。现在,瑞士政府高兴地宣布向联合国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提供一百万瑞士法郎的自愿捐款。

如果国际法中关于使用地雷的条款没有得到加强,排雷的努力可能仍将归于无效。1980年常规武器公约中有关地雷的第二议定书最近刚作了修改。然而,文本的

改进还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瑞士政府认为，只有全面禁止杀伤地雷，才能使我们消灭这种祸害。

尽管对第二议定书进行了改进，瑞士政府还是认为争取全面禁止杀伤地雷的运动不能停止，而且应该加强。因此，瑞士政府将根据其外交政策的人道主义目标，参与一切有关这个方向的合理倡议。

然而，仅仅表达愿望还足以制止杀伤地雷的使用。各国必须准备付诸行动。1995年11月瑞士政府这样作了。我们无条件地声明放弃使用、生产、布放和转让这类地雷。在国际上宣布但方面地弃绝地雷还将写入瑞士的立法中去。不仅如此，瑞士当局还相信，只有建立一个国际禁止杀伤地雷的机制——一个由具体和定期监督所加强的机制——才能使有效地消灭杀伤地雷成为可能。

作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和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的保存人，瑞士在杀伤地雷的问题上负有特殊的道义责任。地雷的使用嘲弄了人道的原则和公共道德的要求。因而禁止杀伤地雷必须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士政府将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实现并保证贯彻这个目标。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联合国负责人彼得·金先生。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事桌旁就座并发言。

金先生：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您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到这里，并在安理会就广泛部署的地雷的严重问题进行发言。这个问题不仅是所有在座的人所关切的，也是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所关切的。

受地雷影响的国家达64个，每年这些地雷的受害人有两万四千人，因此扫雷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作扫雷工作，但经常请它就优先清扫地区提供咨询意见，以便使人道主义救济抵达所需人们手中，并使受战争蹂躏国家得以重建。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地雷教育方案。然而，我们在这些地区存在这一事实还意味着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措施根本不够。扫雷过程中的艰巨困难使其费时、危

险且代价高昂，不容低估。红十字会看到，即使确定地雷区时常需靠当地人描述哪里曾有动物或人被炸死。由于下两式土地变化，还经常在远距最初埋设地点发现地雷。地雷不仅妨碍我们给战争受害人运送救济的努力，经常得使用昂贵的空运救济品，而无法使用道路，红十字和红新月的工作人员还在本应安全的公路上被地雷炸死、炸伤。

红十字会确信，必须下功夫排除已设地雷，秘书长估计，这项任务需资三百三十亿美元。但是，虽然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排雷，布雷数仍远远超过排雷数。

红十字委员会相信，扫雷，尽管有必要，永远不能被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只要地雷被继续使用，它不会有效地改进目前的形势。红十字委员会很少吁请禁止某一具体武器，只有当它认为有重大原因要求采取这一步骤时，它才如此做。

首先，我们具有多年医治战争创伤经验的外科大夫强调说，杀伤地雷造成远比所有常规武器更恶劣的伤害。它们非常难治理，需要多次手术，且经常造成伤残或死亡。与此种地雷的军事目的相比，从伤害的性质过于严重会有争议。第二，我们的医院和整形中心数据显示，受害者大多数是平民，包括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我们也不断看到，在冲突结束后，当流离失所的人试图重返家园重建正常生活时，地雷炸死炸伤人教急剧升高。我们心中毫不怀疑该武器滥杀无辜的内在性质。

还有这些武器引起的深重经济恶果：需要维持及养活广大平民区的整个地区，常常处于地球上最贫穷的角落，与农业、社会、经济发展隔绝。因为给这些地区扫雷所需的代价和时间非同寻常一种严重的资源剥夺，能够延续几十年。地雷同样严重妨碍给冲突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普遍认可需要，因为对地雷存在的疑虑阻碍人道主义行动，剥夺了整区整区的人民接受基本的紧急救济。

反对一项全面禁令的有力论据是杀伤地雷的军事效益，它被写进多数军队的军事教条。由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建立在军事需要和人道主义需要的平衡上，红十字委员会为了在任何问题上得到一个均衡的论断长期与军方有广泛的接触。我们于是决定筹措一项研究，由武装部队一些兵种的退役的和现役的高级军官来进行，特别考

察这些武器的军事用途和效力。在研究了二十六场二战后期冲突,包括所有的国际性冲突,这项考察发现,尽管是正规军依照军事教条行事,地雷也可以尽量少用,它们在战术形势上的效力最多也是微小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军事效力甚至会对使用者产生反作用。我们将高兴地为大家愿意要的人提供一份这项研究的复本。

我们同样知道,解决地雷危机的障碍包括现存的和未来的商业合同,包括已埋的或库存的巨量地雷以及它们的继续制造。除非采取坚定行动,无辜受害者的人数将会继续增长,而国家战后恢复将进一步受妨碍。这点被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已有六十多个国家支持对杀伤地雷进行全球禁令。多国论坛,诸如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和欧洲议会,同样核可这样一种禁令。

红十字委员会参加了导致1980年联合国关于某些常规武器第二项议定书修正案的那次会议。尽管肯定对达成最佳共识作出相当努力,红十字委员会担心那个修正的议定书不会大幅度减少地雷问题的程度,其原因红十字委员会及有些国家和许多组织当时都已阐明。我们的观点是杀伤地雷必须禁止,对反装甲车地雷必须作出严格限制。

在十月初加拿大渥太华的一次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将会聚会讨论新的行动形式,并确定争取消除杀伤地雷共同目标的新途径。对于红十字委员会,这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欢迎的发展,我们坚信,这样的国家性地区性倡导将为取得有利于禁令的真正共识铺平道路。相反则是无数的新受害者,经济和发展潜力的进一步破坏,为扫雷所花的大量金钱的无止境倾出,其结果将会有更多的地雷而不是更少。我们真诚希望世界社会将采取唯一人道的、唯一合理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根廷代表。我邀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米雷斯女士(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阿根廷共和国对安理会采取主动行动审议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扫雷问题表示高兴。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次辩论是在包括阿根廷共和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采取的各种

双边和多边主动行动的构架中进行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在地球上消除杀伤地雷。

秘书长在《和平纲领补编》中提请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及时的。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通过其1995年2月22日主席声明重申其深切关注地雷的存在对埋设地雷国家的人民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问题,强调需要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加紧排雷活动。

目前,世界上有约1亿多颗活性地雷,分布在60多个国家里,虽然某些估计数高得多。这些杀伤地雷每月杀死或伤害约60人,其中87%是非战斗人员。阿根廷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人员也受到了这种地雷的致命影响。在1993年,何塞·罗哈斯上尉在克罗地亚丧生,塞吉欧·瓦拉中士受伤,当时他们的车压到一颗反坦克地雷。

我们还必须指出,除这些人道主义后果之外,地雷还相当大地阻碍人民的经济发展,因为大片土地无法用于农业或工业目的。在区域一级,为了消除中美洲的100万颗地雷,阿根廷积极地支持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排雷方案。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并且深信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具体行动,阿根廷共和国用1995年第435号法令通过了1995年12月16日大会通过的第48/75 K号决议,无例外地暂停出口、销售或转让各类杀伤地雷,为期五年。

阿根廷共和国强烈和毫不含糊地认为,扩散和滥用杀伤地雷造成问题,这些问题存在就表明应该优先审议这个项目。在这方面,我国在联合国及有关区域组织的框架内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扭转这个局势的行动。

阿根廷因此是《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国。阿根廷在1981年签署了该公约,我国在1995年10月2日交存了有关批准书。

阿根廷共和国参加了该《公约》审查大会的三届会议。阿根廷作为观察员国参加了前会议,作为缔约国参加了第三届会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通过关于致盲激光武器公约的新的《第四项议定书》和经修订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

和其它装置的第二项议定书》。

至于我国政府在联合国方面采取的措施,阿根廷共和国向人道主义事务部扫雷政策和活动厅提供了合格人员,以便可能参加联合国进行的排雷活动的各阶段。阿根廷共和国对国际社会对这个严重问题的反应感到满意。100个国家和60个组织参加1995年7月5日至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排雷问题国际会议表明各国愿意增加政治和财政支持以终止这个灾祸的泛滥。在这方面,我国曾宣布,它捐助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进行排雷应被看作其对根据大会第48/7号决议设立的自愿信托基金的捐助。

我们还参加了关于排雷技术的国际会议,该会议1996年7月2日至4日在丹麦斯涅克尔斯坦举行。该会议的组织得到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的支持与合作。阿根廷政府传统上是大会处理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我愿强调,阿根廷致力于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目标,自1993年以来向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伊科观察团)提供了一组工程师,他们接受了扫除海湾战争期间埋设的爆炸物和地雷的工作。这组工程师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非军事区执行了危险的任务。这些行动正在有效率地进行,这是因为军事观察员和居民的合作,居民常常报告发现爆炸装置。但是,由于军事装备的爆炸,不能避免事件或儿童死亡。

阿根廷政府还正在考虑参加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厅在安哥拉进行的排雷方案的可能性。

在双边方面,阿根廷共和国已向联合王国提出要负责排除1982年冲突期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埋设的地雷。

近年来,安全理事会更认识到杀伤地雷在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带来的具体问题。我们认为维持和平行动在这个问题方面的任务应更为具体。我还认为有益的是,秘书长的报告应更明确地说明联合国通过其各机构在现场进行的各种任务。这样将改进这些机构和会员国之间的协调。

我们深信,这次及时的辩论将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这些地雷造成的灾祸的认识,并将使本组织和其会员国加强排雷合作。

最后,阿根廷代表团愿表示同意新西兰和智利代表团的看法,即安全理事会通过主席声明要求审查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活动是有益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米西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我想我国今天散布着300万枚地雷的情况,对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来说不算是新闻。它们对维持和平人员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活动的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对我国人民以及实际上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和持续的。

仅从1996年1月1日到1996年6月15日,就有16人被地雷炸死,其中8人是儿童。在同一时期内,98人严重受伤,其中34人是儿童。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军事冲突已经停止,然而军事冲突的工具继续野蛮地使人致死、致残。正如今天在这个会议厅内多次说的那样,绝大多数地雷受害者一直、而且并将继续是儿童和平民。

仅在波斯尼亚的图兹拉和泽尼察两个城市中,分别有55%和45%的所有战时被截肢者,是被地雷炸断肢体的。这些人以及所有其他致残者的康复费用是巨大的,与其他活动争夺国际捐助国社会的资源。但我们并非仅为了这些原因而十分感谢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把有关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排雷问题的讨论列入其本次正式会议的议程,从而使我们有表达我们对该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要指出,我们同意保护维持和平人员应得到安全理事会的特别注意,安理会授权采取维持和平行动并对其参与者负责。我们希望,安理会在在这方面认识到保护维持和平人员与保护国内平民人口之间的绝对相互依存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地的维持和平人员正成为他们所部署地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

成功地探测、标出和排除地雷及其他未爆炸装置,既保护维持和平人员也保护当地人口。而地雷的存在、其未探测和排除的情况,同样威胁两者。双方的利益在这里是绝对不可分开的。为此,如果我作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代表而集中讨论地雷对我国人口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威胁的问题,我恳请你们不要把它看作是忽

视维持和平人员。

众所周知,地雷不仅使人致死和致残。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它们令人强烈地回忆起不容忍现象、种族沙文主义和各种战争目标,这些东西使波斯尼亚社会结构四分五裂,而我们今天正试图加以弥合。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雷已达到其军事目的。它们现在正做着犯有分裂、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行为者试图做的事:分割、分裂和继续散播恐惧和猜疑。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地雷问题,首先使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缺乏进展;其次妨碍在该国的行动自由;第三,对经济复兴构成障碍;第四,保留了对波斯尼亚人民的受围困的心理负担,使他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知道在大多数地区的地雷威胁仍然是真实的;第五,造成受害者的治疗和康复所需要的医疗费用负担不断增加。然而,我们现在希望排雷方面的全面和加紧行动现在开始重新确立和奠定加强和平的基础,并促成新的和解。

我国政府感谢积极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各国政府、以及包括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和执行部队在内的各个组织在排雷和建立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方面的努力。

不幸的是,地雷行动中心一直未能迅速履行其职责,因为我国今天面临着长期问题,即缺乏认捐的资源以及需要为了巩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所需的无数其他重要计划而竞争资源。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其他严重技术问题。我国政府首先支持并期望由波斯尼亚人民和波斯尼亚各公司主要完成排雷项目,他们应受到训练和掌握装备,并得到所有其他方式的支持来完成工作。其他备选方案只能被看成是对一个十分庞大和费时的问题的暂时快速修补。

这方面的原因是显然的。我要客观地看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地雷问题。根据地雷行动中心的统计,将需要1 000名排雷人员用33年的时间来覆盖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所有布雷地区。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有20 000个未标明的地雷区。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大部分愿在排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雷方面投入的

时间不存任何幻想。由于这是我们的国家,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应当由最感兴趣者——即波斯尼亚人自己来处理。

然而地雷的真正威胁仍然存在。所有这些更加强了我们对《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及很多大会决议的坚定支持。我们尤其支持很多会员国及国际组织关于完全禁止制造、转让和使用杀伤地雷的努力。

但我们还强调:必须记住问题不仅仅是制造、转让和使用杀伤地雷,而且是标明、排除和销毁现有地雷。因此,我们同其他人一道呼吁在财政、科学和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更大量的投资,以改进探测和销毁地雷的技术,而不是增加其毁灭性影响。在这方面,尊敬的挪威代表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宣布挪威政府决定向前南斯拉夫领土运送一种新发明的装置,它在排雷方面极度安全和有效,我不能不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鼓励把国际人道主义、财政或其他军事援助同需要帮助国家的合作联系起来,并同今天发言的很多国家的目标和愿望及《常规武器公约》联系起来。我们还认为,应劝说身为地雷出口国和违反联合国决议、现有公约和未来有关地雷的决定的国家和政府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我完全赞同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在此表示的看法。

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最近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的倡议,我国政府不仅毫无保留,而且予以赞扬和充分支持。我们认为,德国外长最近宣布的关于杀伤地雷的7点行动纲领,是对实现人类绝大多数力争实现的目标的果断行动的非凡贡献:这一目标就是消除地雷对维持和平人员和平民造成的危险和无法弥补的破坏。

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德国、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为消除地雷的危险所作出的物质和其他贡献以及对给予我国政府在清查、标明和扫除地雷方面所给予的援助,我们不能不表示感激地雷是一个卑鄙的武器,它只能暴露出其使用者的最险恶的用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巴拿马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塞勒加·史密斯女士(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采取主动行动召集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

巴拿马代表团认为今天的辩论是一个良好的机会来表达它支持在概念和行动方面把杀伤性地雷包括在维持和平的审议中。我们审议和对地雷问题采取行动是一个紧迫的责任。在一片已经不再是战场的土地上持续出现的威胁是会爆炸并使男女儿童以及老人在任何时候成为它的受害者;手无寸铁和不知道对他们生命威胁的平民以及所有人。这一威胁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挑战:如何处理这一毫无意义的局势并消除存在于65个以上国家之中的地雷它使人们感到震惊--造成痛苦和死亡。这一为人类逻辑所不容的局面必须予以消除。

在联合国中的许多人在许多场合都已经谴责了杀伤性地雷并呼吁进行国际合作以迅速、紧迫切实和彻底扫雷。今天在这个大厅的辩论中,发言者们也强调了杀伤性地雷问题、政治裁军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中也尖锐地强调了这一关系。

一位关于西班牙在美洲殖民的历史学家曾叙述过,在某一个时候被西班牙人殖民化的一个地区的本地人的政治和军事当局作出决定不再生产有毒的箭。这位历史学家的看法是这个对殖民者敌方部落的战场上布满了有毒的箭头,而这对于赤脚的当地人构成了一个具体的危险。不管人们同意不同意这一解释,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二十世纪末存在的千百万枚杀伤性地雷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尽管我们大家都坚定地希望和平和为发展而合作的意愿能在国际关系中占上风。

今年五月,通过了修正后的关于地雷的第二号议定书,作为1981年《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的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一部分。该议定书的条款和它阐明的限制是不够的。我国代表团正式指出,巴拿马政府同意全面禁止生产、出口和使用杀伤性地雷的看法。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三个多月前在巴

拿马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在中美洲扫除地雷；我们希望联合国大会在即将举行的第五十一届大会上响应这一立场。

1996年5月，欧洲联盟通过其当时的当值主席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深信

“为实现所有基本的人道主义目标需要作出不断、广泛和坚持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声明是坚定许诺要作出各种努力，包括法律和财政上的努力，而我们希望情况将是如此。

几天前我们获悉德国联邦外交部长在克劳斯·金克尔先生在1996年6月18日提出了关于杀伤性地雷的几点行动方案。德国的几点行动方案是作为邀请参加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补充，巴拿马很高兴地以这一发言作出了回应。

我们注意到若干国家作出重要努力进行一项将使我们所有人都介入的任务。我要感谢欧洲联盟、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日本、新西兰、巴基斯坦、澳大利亚、乌拉圭、哥伦比亚和阿根廷——以上也许有所遗漏。我代表巴拿马政府重申我们准备贡献我们的决心和资源以实现清除杀伤性地雷并确保彻底根除这些可怕的苦难的手段是我们将尽快实现的一项目标。

我国代表团赞同尼加拉瓜代表代表中美洲国家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在休会前，我谨感谢所有发言者所进行的饶有兴趣和生动的辩论。我们听到了不少具体的在维和行动范围内改进扫雷努力的想法和建议，其中一些我相信有可能得到后续和成功地执行。

下午6点30分散会。
